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五

右集

副都御史程公行狀

富蘇景元

公諱富字好禮姓程氏其先出自重黎歷夏商周伯
休父封程子孫以國為姓至東晉元譚公由廣平持
節為新安太守有德于民遂家於歙傳十三世生靈
洗仕梁贈開封儀同三司謚忠壯廟食黃墩又十三
世生汾為唐防驅使自黃墩遷郡之河西十三世生
雷甫雷甫生順道贈嘉議大夫右副都御史母吳氏
繼汪氏俱贈淑人生八子長仲仁贈中憲大夫大理
寺左少卿加贈右副都御史公之考也母汪氏及生

母劉氏俱贈淑人公生岐美秀穎年十三入郡庠
弟子員典教者奇之此宰相器也讀書過目輒成誦
落筆表表超脫永樂甲午以春秋中鄉試歸丁內外
艱癸卯赴春官卒業成均

宣宗皇帝臨御三年大黜御史不職者選國學才識之
優者任之初受陝西道監察御史提挈紀綱鉏削豪
猾有桓典之風庚戌命巡廣東其地阻隔山海使者
往往憚之公至不避瘴癘躬歷蠻區緹聚視民利病
鋪太和以惠鰥寡用重典以威奸暴吏無乾沒之患
民有莫安之樂院內舊有荔枝百樹門夫養猪鷄鵝

以備使需公曰是設餌也斧其樹夫畜遣歸官農贖
貪土豪為民害者悉去之不畏權力聲威振動民到
于今稱之奏最授文林郎甲寅秋以江西歲連侵民
不得安命公往巡公至不解衣下令楮鎖擴門悉出
倉實與民活者不知其數樂安永豐新淦三邑間有
山大盤巖嶄嶮嶮頑民曾子良妖術動衆聚至數萬
柵巖穴豎旗號偽稱永順王成國公太師萬戶都督
等官焚劫殺人其勢猖獗有司不能制會府以告或
宜招諭以安之公曰招諭云者宜施於寇盜窮處之
日今彼因民饑盡惑其心勢焰方熾安肯輸服稍緩

燦原為患不淺此宜急擊時都司缺軍機長河都
揮吳堅領兵討之恐其弗敵謂吉兵鳩民壯船車
賊境為援堅兵未至出榜諭以朝廷威德從速
之故以攜離其黨賊恃衆蜂屯蟻聚來抗我師
公出
奇敗之賊用蚩尤之術公召術士開之戒衆以待曰
霧散必來須臾賊果至公鼓進其勇自將擊之無不
一當百賊不能支敗北乘勢擣其巢穴獲男
千
餘人既而堅兵會府兵繼至賊益窮蹙盡俘其衆皆
欲屠之公曰多被脅並槩而誅之豈仁義之師哉審
放平民一千一十五人一郡寧謐謗曰程勇冠破大
盤逆賊死吾民安捷奏

上降勅褒陞大理寺左少卿賜紵絲二表裏紗二千貫
時江西苦造紙鑄錢二局為奏罷之又奏梳心杉樟
等木二百四十餘萬以甦民困有十九人捨猫猪法
司擬依強盜死罪公察知其寃曰此左氏所謂牽牛
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者釋而辨之及代縫掖之士暨
田夫村樺屠販隸卒二千餘人擁道遮留請立生祠
還署棘寺印平反庶幾民稱無寃正統三年進階中
憲大夫薦邑士江春傑保寧汪永華以賢良進用明
年乞假焚黃

上聞其孝思感實錄既歸作書獻于欽東之古
蘭明年適歲時其妻與實錄在廷大臣合議公
江西殄滅大盜知仁善備是當是任詔陞公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出鎮張掖裁決軍務糾察貪廉訪傳誠
士以容所疑定未來策以防急猝小事立辨大事驛
聞遠備由是井井上而總戎將佐下而部曲卒伍莫
不畏服辛酉代還公之在邊凡軍民利病知無不言
一曰陝西行都司梁州等衛城內多空地官豪占據
軍實住艱苦無訴乞取各城被占空地盡撥與軍
無力者官為蓋造俾得安生以養銳氣二曰沒官田

土加添稅糧不能及其子孫反貽鄉里之累自今籍
沒產土乞依時價賣米上倉支用民免負累官無逋
租三曰禦敵殄寇全仗勇敢之士若非平日周養臨
時何以責效甘肅梁州莊浪等十四衛官軍多有勇
敢之士精選另編隊伍全支月糧加賞冬衣使異於
衆遇有寇盜必收成效四曰蘭縣過河抵甘肅城堡
往年胡寇犯邊多被虜掠詳其所以不曾操練故寇
至不能抵禦乞令空閑軍餘各給軍器每月操練十
日令掌堡官管領遇有警急可相救護五曰古人立
賢無方取士非一途而科舉得人為盛其間有文學

者或迂於政事者或勞於文章者或不廣求志未
人乞凡遇科舉不拘名數但文可取者取之會試亦
然授職之後嚴加黜陟則人才得興其言皆切中時
務平日言事甚多不能悉書也雲南連年征討麓川
邊儲不給無功命公往區畫餉道崎嶇負戴者難公
謀于上下從違臧否途董簿校群衆樂趨糧芻充羨
士無飢色民不告勞大功用集就軍中陞左僉都御
史甲子事竣還賜白金八十兩紵絲八表裏鈔八千
緡陞右副都御史無幾公以驅馳南北勤勞感疾明
乎上章乞歸調養

上念其賢勞命光祿具饌兵部給驛送歸故鄉陞辭之
日公卿百僚咸餞都門外車馬塞途觀者榮之既歸
湯藥之暇創別業于壽藏前以居松竹萬挺石闌曲
折池水清淺名花異果四時皆具琴瑟之音酌酢之
聲日夕不息松竹中作小屋數楹窓几明淨圖書位
置暇則幅巾藜杖與二三佳友嘯傲其間宛然神仙
洞府也公處心甚仁不屑屑於利環居五十里津漢
四處舟梁缺乏營之不吝古城關驛路崎嶇行人蹶
趾捐金伐石四千八百丈往來便之荒年作粥濟飢
寒冬袂衣施貧死而無棺者棺之病而無藥者藥之

堂弟無屋買東園胡氏屋與之居又為其先師贈
部尚書楊公創祠堂於庫東創舊額福田寺于東山
割昇腴田五十餘畝遠近祖墓悉置膳塋為經久計
公生洪武己巳十二月十三日天順二年七月七日
卒于正寢享年七十其居有水月軒自號水月道人
配畢氏有賢行先卒繼許氏俱封淑人子男二長鏞
畢出授新安衛屯襲百戶次鑒尚幼女二孫男三璋
珪珍孫女一公嘗手編本支族譜及集錄天朝褒封
三代勅誥并諸公卿贈送詩文為流芳集監察御史
宗人璫及璫次為十卷壽梓以傳其自著雜文及居

官政典總若干卷悉藏于家公氣宇俊逸襟度豪豁
外若城府內則坦夷戶廷之間不聞急步疾呼待人
接物藹然春風蘇氣其致君之志孜孜焉不少忘立
身之節侃侃然無所屈故在朝則能振肅紀綱出巡
則能興利除害茂績奇功顯著天下誠朴之忠沃在
帝念惠足以振鄉邦德足以昌後世至於拒疑獨斷
智也臨難不避勇也辨釋無辜仁也急流勇退明哲
也有一於此為君子所敬慕矧備體乎大為公郡人
屢登公別業命訂其家譜知家世為詳又嘗得公故
吏言公歷官行治之實切謂於古名臣無愧也不敢

默用書其槩為狀惟當世碩儒君子用表章之以垂不朽焉晚生休陽蘇大謹狀

僉都御史張公神道碑銘

李文達公賢

天順庚辰冬十一月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公致慶禮于京師居公邸數日一疾而逝是月七日也上聞訃驚悼良久特遣官諭祭復令有司為營葬事其子啣哀乞碑銘於予按其鄉人編脩楊守陳狀公諱楷字式之浙之寧波慈溪人天資穎敏讀書過目即成誦年十三能屬文有司聞其名召補邑庠生公益奮力進學十七領鄉薦登永樂甲辰進士愈肆力於

於古文辭宣德改元之明年試政於夏官時方北征輿馬之需甚急大司馬雅知公才委任往關中督之果先期而集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初有強盜繫刑部獄中吏受財脫之公劾其尚書以下十數人皆罷黜名聲赫然六年考績至行在因獻

聖德頌留侯鴻臚寺正統初乃還在任能辦疑獄有造

偽印者本夏三也賂書牒人吳謙承之公廉得其實以罪三有與妓僧作違事者連坐其主當族公察知逃日所為主得勿論有死証其弟同歐壓臺審無能辨者公察其枉謂政時汝安在曰在鄉學乃

拘其師友之果然遂解之此其所以中用大臣
薦陞陝西按察司僉事理其刑曾租賦治水利俱有
成績尋遷副使時請遣備王驥初巡邊以公同行公
上安邊十二策多見采補丁卯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史畿旬蝗起

上命公督捕公授郡邑捕法而按行之蝗遂息聞賊鄧
茂七作亂朝廷遣將率兵往平之以公為監軍兵至
廣信賊黨圍延平甚亟公請都督劉聚曰賊聞大軍
至寧無懼心即具榜遣人馳諭以威信賊果
兵
至沿山賊圍將樂公調都督劉得新乘夜襲之賊皆

潰散茂七僅以身免退保陳山公駐兵建寧四招其
黨賊復攻延平公以浙江軍伏後坪南京軍伏後注
江西軍伏沙溪之南而以福建軍素為賊所易者出
城挑之已而礮作伏起合擊大破之遂斬茂七俘其
衆未捷之先朝廷慮賊衆兵寡復遣寧陽侯陳懋統
大兵繼之至則茂七已誅餘賊有據九龍山者公選
精兵二千撤其筏誡曰明日賊必空寨來攻若疾入
其寨而反攻之比旦賊視我營兵少果至溪上無筏
而還一千兵已據其寨用其滾木礮石下殪之賊衆
遂降凡定三郡七縣破三十六寨擒偽總兵李士年

官三百二十四人招徠其民八十餘萬初廣州賊葉宗留亦起已遣都督徐恭往之至是復勅公旋師與之犄角恭次金公山甚危公往援之至即伏兵樹鴨兒芭為壘賊至公麾兵擊之少頃佯走賊追逼壘伏兵四起一鼓殲之景恭改元公班師至京有妬其功者劾公初至耽詩玩寇以罪罷歸天順改元皇上復位念公之勞仍舊官致仕明年陝右興師禦寇而給軍餉增戰騎募勇士以佐師者難其人適公至

京入謝

上見公曰朕得其人矣遂以公往還京

上嘉勞之轉南京都察院方專委託而數止於斯豈非命邪公生於洪武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三曾祖好古祖叔中俱潛德弗耀父惟啓尚義攻詩以公貴贈監察御史母毛氏贈孺人娶丘氏贈孺人子男三長應麟次應麒次應鵬孫男 人公蚤孤事母至孝為人瀟灑心地坦夷好引獎士類見人有善必延譽之遇患難者必拯濟之尤喜賓客篤於友道其學浩瀚善行筆隸篆所著有四經彙批大明律解律條撮要諸書至於遺詩唐音李杜詩草堂詩餘凡十數家公志和之累數百卷皆豪贈以是海內

之士美不口腹而心悅之外固亦市其乘而慕其
采狀之所稱者如漢鍾繇曰香塵有餘扶輿磅礴金王
丹砂乃氣之畧必有精者屬之於人奇士捷生道遠
其辰翼翼張公其氣秀越玉佩瓊瑤文采煥發敷歷
中外振紀臺端敵愾之績人以為難繩迹微嫌曾無
少損晚復登朝益篤忠悃

皇恤公死異數惟加浙東故異有賁無涯行實可稽
有貞石銘以傳之永永無歇

僉都御史楊公祠堂記信民

陳侍郎理

祠堂之建所以酬功而報德也使其功不施于社稷
德不被于生民雖欲祠焉得乎禮所謂有功德於民
者則祀之其信然歟左僉都御史楊公信民世家浙
之新昌始由太學生為工刑二科給事中忠言讜論
著稱中外故受知

宣廟擢廣東左叅議其來官也切切以愛民為心凡民
間利有所宜興弊有所窒者輒其實條陳以聞
上即可其奏嘗建罷十餘事民至今便之性亦直勇氣
義一毫不肯屈下於人後居官守或有不法者則
不避權豪必面折其過人有片善可稱者雖抱鵝
拊之賤必甄拔之其必爾是必擊響曰吾荷朝廷

之歸乎後以... 知不可... 愈著矣... 攻圍城... 呈上命鎮守廣東...

公至... 于要害... 焦心勞思... 用是民稍... 公以疾卒... 于庭... 里費既... 立祠塑像... 皇上俯順... 史馬公... 史暨藩... 地于城... 秩九月... 之中... 之謹厚者

二人以奉祠事落成於乙亥春正月歲謂創之甚速成之甚易豈偶然而致哉都憲公復命刻石以記其事亦仁人君子之心也嗟夫韓昌黎之廟食于湖張燾之繪像于蜀使後世膾炙人口二公者非誠以愛民其何能感於民乎今公深仁厚澤結於民心如此故生則父母之沒則廟祀之當與二公齊休並美享無窮之祀焉或以公之廉介不一毫苟取於民布衣蔬食與寒士爭澹泊而為公之美稱子曰不然公之存心也以仁處事也以義予民也以信歷官二十餘年終始一心夷險一節忠在朝廷功施社稷德被生民故能享祀於今日也豈廉介可槩公之平生哉陸宣公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非公其誰歟故記曰此僉都御史楊公之祠過者必式

侍郎文安劉公言行錄定之

楊尚寶廉

劉定之字玉靜江西永新人中進士歷仕正統成化間官至禮部左侍郎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尚書謚文安公文髦以易經魁鄉闈學者稱之為石潭先生公自幼天資絕倫書過目輒成誦石潭先生日授以書而不令作文字公每私為之而不敢有所呈露一日公病先生往視為於牀褥間得所作祀憲文及誄桃

漿諸詩先生大驚異然未嘗口許之也自是乃稍敢以文詞進然每進先生輒斥之忽一日公又以所作文字進先生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宣德乙卯歲中江西鄉舉明年會試中禮部第一人試第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脩劉宣撰行狀

正統己未京城大水詔求直言公上十事其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為苟且其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其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近南地其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

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其五言宜倣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其六曰武臣子孫宜習韜畧其七言守令宜詳加察其八曰宜鋤富郵貧其九言廷臣丁憂宜令終制其十言宜遏僧尼奏留中不下行狀已巳歲北虜犯蹕

景泰帝登極公上言十事其一言戰陣宜倣古減火鎗增刀斧其二言守禦宜繕亭障塞蹊隧其三言簡練士卒其四言遷移降虜其五言兵士月錢其六言守令其七言選賢充將其八言武臣濫爵其九言總攬權綱其十言經筵進學朝廷嘉納焉壬申北虜

遣使來朝固邀我使往報居言職者以為虜懷窺伺之心宜遠之而勿往報執柄政者以為苟不往報恐開邊釁公上疏屢數十百言備陳前代所以待夷狄之道與今國勢之疆弱事理之順逆以為宜遣使以羈縻之使我得以益脩內治倘我以和往彼以惡來則足以增我師之直氣朝廷雖從言官之議而亦以公言為曲盡事理公之學自六經子史下至稊說小技擇老之書無所不窺終身猶成誦非他人彷彿記憶者比為文數百千言援筆立就雄渾高古變化莫測然逼真蘇氏父子者多少年所著經義及策

舉子者家傳而人誦焉年十七八已名動郡邑間比登進士遂名動天下不惟公卿補相與士林中之知之雖武夫悍卒亦無不知之者求文者日踵門戶公皆曲為應答不少厭倦初北虜之變內外章疏無慮千萬惟公之奏為人所膾炙云性尤孝友微時苦家貧年弱冠即授徒于鄉資束脩以養二親每夜歸侍晝則赴學館一日冰凍徒涉手足皆龜拆比就館則早食已罷公隱忍至午方得食其貧困蓋如此既入仕即分祿歸養而已惡衣菲食無異寒士或以為近侍者不宜如此公亦不能從其言也並行狀

公襟懷坦蕩操履謙謹與人語色溫氣和惟恐傷之
遇人無貴賤大小一於恭敬自下若怯懦然至其居
官論事則根據義理詞鋒峭厲雖勇者有弗及為編
脩嘗因水災陳十事以規切時政及為侍講當北虜
構難以十事上陳比任洗馬正北虜求和邀使之時
屢議未決公又陳言以為宜遣使以答其意所陳三
疏皆援古證今事理明辨文氣壯偉居內閣再進密
疏皆國家大計處事必從公論而繁已勤事視昔有
加一日中使傳旨命製元宵詩却立以俟公據几案
筆不停揮刻成七言四句詩百首以進其敏速如此

彭時撰神道碑

侍講忠愍劉公言行錄

球

同前

劉球字求樂江西安福人進士歷任永樂正統間官
至侍講以直言忤權奸死錦衣獄年五十二贈學士
謚忠愍

君奉二親必極其歡心居喪哀毀兄弟五人友愛甚
篤事伯兄尤謹同居合食始終無間言從弟玘為蒲
田知縣奉夏布一疋即日封還貽書誡之曰力守清
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除禮部儀制五事
取前後條例類為一帙於是禮儀制度一檢閱之頃

可盡得之嘗奉使掌府書禮王厚
拳拳於開導啓迪凡考校編纂之事尤克盡心為人
寬厚議論慷慨不為阿比之習平居憂時之心恒切
並李時勉撰墓志

正統八年夏四月雷震奉天殿鵠吻詔求直言時宦
官王振專恣士夫側目先生上疏論及謂權不可下
移振怒欲嫁禍無由適備譟董璘自求為太常卿下
錦衣獄而先生所言有謂太常卿必得儒者衛使馬
順迎合振意誣先生與璘朋奸亦下獄竟死焉門人
彭實撰傳

正統八年公上疏言十事疏有訐權臣語遂為仇
擠以死嗚呼自古以來士鮮全節如公者天地間蓋
不多見是蓋天與之以全節足以為人臣之大防立
萬世之人紀矣薛瑄書遺翰後

時在院以文鳴者吉郡最多公居其間金春玉應鯨
鏗鼉峇光前偉後為二三元老宗工所重公議論堅
正以古賢哲為歸以子孝臣忠為榮此其素心也心
以學經經以為文其本深矣觀兩谿文集者其宜以
是求公焉集若干其文甚富然劉蕢集制科策胡銓
集沮和疏斯集雷震章續與之孚月也犀尖之通天

也罪之者其在是乎知之者其在是乎具職者先焉
劃定之撰兩溪集序

正統中忠愍安成劉公以死事為天下勸雖販夫婦
子亦皆知公之為烈也公職論思講讀地謂權不可
下移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啓乃心沃朕心非若洩
治史魚之忠侈然慙直而不顧以自嬰其禍者比天
下事固有忽然出於不可測者而公當之也 荏泉撰
忠愍事蹟序

於惟忠臣詞林之英沈思力學好義勇行大阿倒持
執命厲刑乞戒履霜勿致堅冰不售蒙難乃險而傾
褒贈官階節惠易名凜凜大節萬世猶生 彭韶撰贊

兵部右侍郎吳公墓志銘序

商文毅公略

兵部右侍郎新安吳公永清引疾家居者三十餘年
成化壬寅十一月十日考終正寢距生洪武己卯三
月七日壽八十四事聞

上特遣官諭祭命工部造塋域恩典隆甚諸孤綱等懼
潛德未白屬其甥南京戶部員外郎汪正述事狀造
于淳安山中泣拜請銘刻石墓隧用圖弗朽其考可
嘉已接狀公姓吳氏諱寧永清其字系出吳恭伯後
唐時有諱少微者舉進士歷監察御史定新安人公

遠也。後世曰開先遷居歛之澄潭。至宋曰大用。後遷華墟。大用子永年，離州司戶。子靖，嘉定壬午省元。數傳至雷應無子，以從子明善嗣。公大父也。明善無子，以公父仕仁。甫，佃僕弗羈，行義為鄉邑所重。配許氏，子三人，公其季也。公天資穎敏，自幼立志，遠大言動，老成異於凡子。年十一，有司選補郡庠生。祖父欲辭避，公曰：「卿相胥，此出曷避為？」祖父壯其志，從之。公自是盡心問學，經書子史靡不涉獵。晝夜淬礪，期底于成。無何，祖父繼殞，公執喪禮甚盡。服除，以春秋領永樂庚子鄉薦。乙巳，許安人亦逝。公懼弗得吉地，以襄大事，哀傷不已。忽夢有人指其處，及遣術士視之，果吉。遂葬焉。人以為孝感所致。宣德庚戌中，進士前列。乙卯，授行在兵部武庫司主事。公廉勤，有為，聲稱籍甚。正統戊午，陝西涼州守臣以回回迭力等類雜處內地，非便，奏送京師。

上命公馳驛轉送浙江沿海地方安插，聽其貿易生理。公言：「此類貧者居多，若止許貿易而資糧，弗給竊恐語言不通，水土不服，未免失所有。虧柔遠之仁，詔許可大者，月給糧四斗，小半之，遂以為例。是歲考績，援例贖父仕仁。甫，承德郎兵部主事。母許氏安人。乙丑。

遷職方郎中丁卯命公充副使持節冊往楚府封通
山王及妃周氏凡王府餽送悉却不受濱行諸親藩
相率賦詩以送之歸未幾公以瓦刺也先勢漸猖獗
不可不預為之備言於尚書鄭公以湖廣南畿征進
麓川凱還官軍撥充積運以江東河南江北直隸漕
運官軍留京操練一旦有警易於調遣鄭是其言行
之戊辰沙尤盜起命都督劉聚率師征勦勅公往南
京會同守備豐城侯李賢等簡閱軍士付聚統領公
至清出私占之數居多人心稱快已巳虜寇犯順

英廟親帥六師討之鄭以公老成練達留治部事公乃

招募報效入王敬等五千餘名分撥留守五衛帶管
操守仍督山東河南等處官軍至京授以器械併力
禦賊已而土木失利公慮逆賊必犯我畿甸急陳備
邊十事奏留山東下班都指揮衛穎等乞遣廷臣分
行江北地方起取民壯及令江南漕運未回官軍留
守京城并河南等處實操官軍舍餘與守海官軍悉
赴京操備八月三十日陞公本部右侍郎復以前郎
中勞給誥進贈仕仁甫為職方郎中許為宜入九月
賊入寇大同邊報甚急

景皇帝命于尚書總督諸軍禦之公獨掌部事十月賊

入紫荆關布列郊外

上命公出都城與總兵議殺賊方畧公詣德勝門外營
會議而還至門弗啓賊騎充斥從者各驚散郭外居
民潰入城者塞路公立霪雨中移時衣盡濕賊退乃
入是時畿內民庶朝夕相率南奔弗可遏總戎欲請
詔天下勤王公不可曰如此則人心愈驚疑莫若以
官軍勝賊本未移檄郡縣出榜撫安庶可弭變因具
奏行之賊既遠道京畿莫安而公以勞傷成疾明年
景泰改元疾大作不能事事遂懈疏陳情乞歸田里
優詔許之既歸疾漸平復杜門謝客足跡不入城府

建祠堂以奉祖考課畊桑以供稅賦訓子孫以圖報
稱客至壺觴盡情或吟詠以為樂待族姻故舊恩義
兼至與鄉人處漠然無官貴勢自郡邑大夫至閭巷
之人靡不敬而愛之卒之日遠近赴吊門不能容元
配汪氏累贈宜入次周氏呂氏丈夫子五人長綱汪
出次縉次紳呂出紳以春秋領丙子應天府鄉薦授
都昌尹陞沂州知州次紋次綺周出紋以春秋領辛
卯順天府鄉薦女一孫男十二漣瀚汶浪滄源澍潤
濂潭潛淵瀚綱之子亦以春秋領丁酉應天鄉薦皆
俟次進士餘各有志向學孫女十曾孫男四椿楫楷

槐女三綱等卜以癸卯十一月二十七日奉葬十四
都龍擺溪之陽從先塋也於乎公耿介士也與人交
開心見誠是非之際直言無隱初不以勢利有無為
趨舍所著詩文亦典則雄渾類其為人予忝同朝相
知為深因節畧事狀序而銘之銘曰歛之山川既秀
且清挺生異材為時賢英制科高步郎署蜚聲遷佐
司馬位隆亞卿胡虜搆逆都人震驚兵威既振狐兔
遁形力贊廟謨坐閱昇平功成身退名重朝廷肖于
哲孫蟄蟄繩繩詩書克紹宦業相承慶澤之盛德善
之徵何以考之視此刻銘

兵部尚書鄭公神道碑

王文端公直

兵部尚書鄭公既卒之明年

皇帝悼念不已詔特贈少保兼兵部尚書進階榮祿大
夫而官其子儀為主事儀奉公衣冠以歸將臣年

月 日葬于

里之原而述公之行請文以刻

諸墓道嗚呼公故人也其可辭公諱瑩字孟質別號

朴齋邨之宜章人曾祖 祖 皆有學行而不仕父

子輔為學官縣令名重當時天公貴祖父皆贈兵部

左侍郎妣李氏王氏皆贈淑人公早喪母祖母李撫

育之見其不凡最鍾愛曰是子能大吾門公孝友勤

倭出於天性而無事於尤為其於學問不待程而進
為邑庠生而恭和王敬先為訓導循循善教公亦勉
勉善學學成取進士遂入都察院理刑獄以廉平得
名永樂癸巳拜監察御史時車駕在北京有言南京
鈔法阻滯命公往察之衆謂將起大獄公往擒市豪
一二以歸奏曰市人聞令皆震懼今鈔法已通矣
上領之而罷倭寇犯遼東公往按問戍守之失律者凡
百餘人皆應死公為開陳其可矜狀甚明

上然而宥之山海關吏卒邀陝行人以取財逃亡之人
則受賂縱之去弊積滋甚公廉得之歸之關悉擒治

抵罪弊為之首丙申北京營造執沒之人累鉅萬

上念有病者命醫與善藥又慮其奉行不謹命公察視
之公躬履其地令潔其穢汚而時其藥食由是病者
多不死戊戌石州人有詣闕告變者曰州民與陝人
羣聚千餘謀不軌

上擢公為陝西按察副使往理其事果實即以官軍勦
戮毋貽民患賜之褚幣給而遣人公至察其誣乃反
獄亡命妄言冀脫死即具以聞

上命止弗問而誅其造誣者宣德己酉陝右饑華亭宜
川尤甚公私廩皆竭公巡歷其地憂之乃移虜縣粟

賑馬廩病不能興者命官有糞粥食之民以全活庚戌至納泮憂歸道聞父喪哀愈甚每號痛輒欲絕其治喪一用古禮其祭亦如之服除拜應天尹輦轂之下賦急役繁公一以養民為務事無大小苟可以興利去害無不用其心至於市征田稅皆酌其平豪猾不得為輕重賓興之歲公設科取士厚其禮而峻其防得人為多且搏節其費以待會試故事集而輒不擾視異時蓋嘗十三四歲太熟麥有兩岐者民歸德於公公拒弗受正統改元進拜兵部左侍郎時西部有警尚書王公徃視師公獨任其事

上嘉其才荆湘民多隸戎伍公家亦與焉至是特除其籍以示寵己未京師淫雨壞官民廬舍公奏曰此陰氣為沴兵陰也皆臣等不職所致乞罷歸田里

上慰免之師征麓川公舉蔣貴可任卒有功衆人以為公之知人天下軍衛總旗小旗當代者於例必就試京師有道遠無資不能來者終身不得代公請各於各都司試之人以為便時有言欲變易將不勝其弊各將誰歸卒不動嘗自念曰治軍吾職也當為國家惜其力養其銳氣以備不虞故凡軍家利病者皆與

業者必為

上言之者先信從已已違報虜人入寇

上命治軍旅而權姦獨主親征不與外廷議及諸下
臣皆以為不可即上章請留不聽公從行出關
言虜犬豕不宜屈

至尊惟指麾諸將足以成功不聽權姦惡其數言事欲
踈之敕公與戶部尚書王佐隨老營至懷安墜馬幾
殆從者請少留懷安就醫藥公曰

天子在前吾為大臣豈可托疾求醫自便力疾而往至
雲中車駕回鑾然行止疾徐惟權姦所命至宣府虜
寇踵至公深以為憂再上章請疾驅入關而嚴兵為

殺皆不報最後公詣行殿申前請權姦怒曰腐儒安
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公拒言曰我為社稷生靈而言
何得以死懼權姦愈怒叱左右扶出公與王公相對
泣帳中明日次土木營中無水士馬皆飢渴虜四面
集矢下如雨衆奮欲戰又為權姦所沮須臾師覆公
遇害蓋八月十五日也生於洪武乙丑 月 日年

六十五娶吳氏子男一即儀女一孫男三琦琳珎公
學博行莊仕宦四十風裁凜然見重於士大夫威行
惠施近悅遠懷服仁蹈義至老不衰此其平生大節
也權姦誤國而卒陷焉豈獨公之不幸哉嗚呼銘曰

允教鄭公逢時之隆學古入官荐躋顯庸執法在朝
為名御史再陞外臺其行愈偉京尹堂堂百郡所瞻
惟少司馬戎律有嚴遂陟夏卿君子所重噫其逝矣
云誰不慟人道之大曰義與仁仁義不違何愧於天
刻文墓碑負以龜趾永永不亡庶其在此

皇明名臣魏琰卷之六

右集

少保兵部尚書肅憲子公神道碑銘

謙

尚書倪公岳

憲宗皇帝紀元成化之初故少保兼兵部尚書于公之
子冕歸自謫所即銜哀列疏以訟父寃
上聞而憫之追復故秩遣行人司行人馬瞻往祭其墓
其文有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
自持為權姦之所害在

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由是天下稱快曰此
誠天日開明公道奉白之秋也於乎休哉已而抗之

父老白于趙按察御史請即公所居建祠祀公榜
曰憐忠遵制詞也

今上皇帝紀元弘治之初訓導儲衍奏公功績宜賜贈
謚立廟以祀言甚剴切禮部將上其事會給事中孫
儒復言古之節義則諸葛孔明張巡文天祥今之節
義則李時勉劉球與公宜一體報祀以厲後來廷臣
合議以聞詔歲一祀公于鄉民所立祠未幾冕以應
天府尹致事歸復列公平生行業請如制贈謚以慰
泉下累數千言事下禮部議余謂古今人臣能為國
家建大議成大功者生則有旌擢之恩沒則有褒恤
之典若前宋岳飛盡忠報國死非其罪其追謚祠祀
在宋具已舉行公受冤雖同而功業所就則大過之
宜如其子所請制可賜謚曰肅愍建祠于墓表曰旌
功命有司春秋致祭其文有曰逢時艱危安內攘外
社稷之功世永不忘復賜贈誥其畧曰當

皇祖北狩之時正國步艱危之日乃能殫竭心膂保障
家邦迺鑿有期論功應賞不幸為權姦所搆乃殞其
身輿論咸冤恤思已錫茲復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太傅用昭旌崇之典天語丁寧垂之萬世蓋至是而
公之冤以白公之功以著矣於乎休哉於是冤抵書

京師謂岳在里姻之末又通官禮曹親承德音宜為
具述其事勒之墓碑以昭示無極岳不敏何足以知
之按狀公諱謙字廷益姓于氏號節菴其先家河南
七世祖仕金為汾州節度使知開封府六世祖
階朝請大夫延津令五世祖定遠大將軍沁水令
金末兵亂譜謀散僅存官秩而亡其諱四世祖諱
伯儀金亡奉母遷雲中元初收括新附復遷薊州仕
至朝列大夫太常丞兼法物庫使累贈禮部尚書上
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妣晉贈河南郡夫人高祖
諱夔起家中書掾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
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河南郡公妣張贈河南
郡夫人曾祖諱九思階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都
元帥延祐間為杭州路總管致仕遂家于杭故今為
錢塘人祖諱文大入國朝仕為兵部主事改工部父
諱彥昭隱德不仕自曾祖而下皆以公貴累贈榮祿
大夫少保兵部尚書曾祖妣馬楊祖妣施妣劉皆贈
一品夫人公生有異質甫七歲僧蘭古春奇之曰此
他日救時宰相也長游邑庠領永樂庚子鄉薦明年
登進士第宣德紀元丙午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公風
儀峻整音吐鴻暢每入侍奏對

上必注聽院長都御史顧佐風紀甚嚴獨器重公巡按
江西奏白誣獄出數十百人於死劾治王府之以和
買害民者一道肅然比還復同錦衣衛官校往理官
船之貨私鹽者公不避權貴河道以清

上親征武定州罪人既得命公數其罪公辭嚴義正肆
口而成大稱

上旨師還受賚與從征大臣等自是受知于

上屬意用公矣庚戌河南山西災廷議必得大臣兼理
之

上親署公名擢兵部右侍郎賜勅以往年方三十有三
朝野榮之公感

上知遇夙夜經畫遍歷梁晉間問民之所欲惡而興革
之民大感悅九載秩滿進左侍郎公在鎮久多善政
在河南者尤著若勸民糶粟官為收糶以備賑荒預
擬河患督採近地草束以備築堰公度積久易敗即
減價而糶旁省亦獲以濟征輸脫有贏餘即以鈔折
納官民交以為便歲旱奏減存留糧草積誠以禱雨
澤民忘其災河流歲衝土城遂築大堤以障植柳以
為固立鋪設夫役以備脩補復植柳于道以蔭行旅
鑿井以濟道渴迄今存焉時議者欲移山東薪炭及

大者牧馬于河南公抗疏止之山東陝西民流徙其地公為立里以居給田以耕不使貽患地方後皆視以為法其在山西奏革大同鎮將役軍耕種之弊盡入其田為軍屯復以大同遠在北邊乞專差御史一員巡歷其地庶姦弊可革遂永例議處脩築鴈門軍役議派柴炭人夫通融有法仍奏減七分之一以甦民困時災傷民流移公設法招徠又恐復業者憚於徵輸無復固志即奏免所欠稅糧請著令有司考績以有無流民為殿最使知警焉其地霜蚤田薄收當輸邊者多折齋金銀姦民恒竊以逃公奏遣官解以

懲其弊且請免煎銷以便分給尤為民利公嘗自河南抵山西夜經太行山有羣盜持兵喊而前從者駭愕公厲聲叱曰汝何為者邪盜聞公言大驚散去其德威所著如此有參議劉孔宗者律已甚嚴頗與流輩寡合衆構賊罪汚之公知其誣即奏白其事恒以盈滿為懼請舉叅政孫原貞王未以自代時中璫王振方用事有御史姓名類公者嘗嘗之意以為公遂乘機嗾言者劾公權舉自代遂為大理左少卿二省之民倍道赴闕交章乞留親藩亦以不可無公為請乃復命巡撫寔正統丙寅歲也明年復為兵部右侍

即曾理部事時公考妣相繼及嘗命喪夜雨連行人
汪瑛抵抗賜祭治蒸事懇乞終制不許又明年己巳
虜酋也先寇獨石馬營至秋遂猖獗

上下詔親征公與尚書鄭公瑩上言邊防將士皆可托
以制虜不必上煩六師且

皇上宗廟社稷主無輕臨戎懇留不聽八月望日師次
土木虜奄至主將失律王師敗績

皇輿北狩宣府懷來僅以自保綠邊城付奔潰一空京
師大震時公獨任部事北望號泣誓以滅虜將議集
兵為守護京師計會

皇太后命郕王監國以係人心于時臺諫廷論土木之
變罪歸王振

王始攝朝倉卒未有處分錦衣指揮馬順素附振意頗
不平衆起捧順擊死復索振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
班行誼雜無復朝儀

王疑懼屢欲逃諸大臣亦多欲避公堅立不動時掖
王請留且請降旨宣諭羣臣無擅動振罪俟請命於

太后行誅順罪應死勿論命將軍王華二內侍死衆乃
定遷朝滿進牛刻公袍袖為製吏部尚書王公直執
公手曰今日正賴公等若某百輩何能為公解請不

秋嘗地兵部尚書回籍不獲始就職公受任多事之
際首勅尼復失律者武臣固與祖輩文臣王佐輩皆
宜議罪以聞虜後之任事者知所用命從之

王嗣位尊上

太上皇帝號改明年庚午為景泰元年公入見泣對曰
虜賊不道犯我邊疆遮留

大駕彼既得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豫為計通
者各營精銳兵械且盡宜亟募兵易漕卒以備調令
工部分局治兵器以備用京師九門尤為要地宜令
都督孫鏜衛穎張軌張義雷通分兵以守選給事中

御史如王竑輩佐之列營于外以振軍威徙郭外居
民於城內隨地安插無為虜所掠通州所積糧數百
萬挽運固難棄之或以資虜宜令在官食糧者悉詣
關支人以多寡受糧而歸坐集京師麻幾兩便大同
宣府嘗經虜剽掠請勅各地守臣協力防鎮訓練脩
飭務使有備至於選任人才尤為至務文臣如軒輶
者宜令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者宜為將
事臣請身任其責不效則治臣之罪

上皆嘉納行之時遣報絡繹訛言萬端公先事預防達
權制變衆視公以為安危太監喜寧胡種也土木之

漢歸降也先因為之用導之入寇虜乘車駕趨紫荆關京師戒嚴朝臣至有單家南奔者侍講徐理因謬言占象倡議南遷事聞六宮人心動搖公為慟哭抗言于廷曰京師天下根本宮廟山陵社稷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在此此而不守去將何之一動則大勢去矣宋南渡之事可監也

上是公言守議遂定主將石亨復為異議欲盡閉九門堅壁以避賊鋒公言不可請率先士卒躬擐甲胄出營德勝門外閉門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勇氣自倍十月朔也先入紫荆關傳言送

駕還京前驅突至我軍堅不為動知我有備稍自引却也先次至城下對我壘而陳駕亦在虜營虜覘我軍嚴整不敢有加於我我亦不敢向虜輕發一矢喜寧噤也先邀大臣出議和且需金帛萬萬計蓋強所難從以起釁耳對壘凡七日是為十月既望虜移蹕蹕漸遠乃舉砲擊虜營虜死砲下者萬計也先大沮宵遁京師解嚴時謂不戰而屈虜兵實天生公以為社稷也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固辭久之乃受嘗謂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耻今日惟有奉罪討賊復還車駕乃臣子之職也復何言大同恭將許貴奏欲

遣使議和以緩虜兵徐為討伐計公謂去冬嘗遣都
指揮李鐸指揮岳謙厚齎金帛以往虜無深入繼遣
通政王復少卿王榮往議迎復亦不見鑿與而回虜
譎詐莫測和不足恃况與虜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
君父而忘大義理固不可萬一可和虜肆無厭之求
從之則害違之則變勢亦不可也莫若選將練兵養
威蓄銳無輕遣使以取其侮從之公以涿鹿真保定
易州皆京師近地兵力單弱雖嘗遣都督劉安率兵
巡視猶慮虜方遠遁或肆剽掠力弗能及即奏遣都
指揮陳旺石端王信王虹輩分益以兵往為之援復
請勅右都督楊俊節制之民恃以安又以虜之深入
必先攻犯白羊紫荊倒馬諸關復奏撥京兵與其原
守官軍互為應援俾無債事謀報虜偪總兵朱謙於
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鴈門關烽火甚急速通
騷動衆謂宜急發兵往援公不為動即奏上方略密
授亨等仍令各營選調軍馬若將尅日大舉者旋報
虜已出境乃服公料敵之審公謂喜寧不除虜卒弗
靖乃以計授楊俊擒送京師公廷劾其罪誅之自是
虜竟畏憚悔禍不敢犯矣辛未也先遣使入貢請送
大駕還京朝廷疑未之信下廷臣議公曰此天意也

君臣大義凡身至親當遠避使奉迎以承天心萬一
虜果懷詐我有辭矣議乃決秋九月大駕至自虜庭
衆疑公一言之重時邊事稍寧公益脩安內攘外之
政河間東昌諸處永樂間安置降虜甚衆方虜入寇
時勢欲乘機而動公因南征奏遣其有名號者以行
遂留于彼以為潛消之計天壽山

祖宗陵寢所在而無城郭虜嘗犯其地乃奏起成山伯
王通城昌平徙兵民其中以衛陵寢且重邊關之援
臨清漕舟所經商舶輻輳實喉襟之地虜入寇時嘗
有往據之謀乃奏遣平江伯陳豫築城以守遂為重

鎮尋謀知為虜謀者乃我亡命小田兒也適雜虜使
中來瞰虛實公奏授計于侍郎王偉因使大同道誅
之初北邊獨石馬營八城為虜所虜公謂此不可棄
即奏起都督孫安授以方略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
守由是八城復完公謂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
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或遇調發動相選擇
兵將不識卒難濟事乃議以諸營馬步兵擇其精者
十五萬人分為十營各立名號每營以都督一員總
領之每五千用把總都指揮一員每千用把總指揮
一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團結訓練體統既定兵將

相識者嘗謂其治則自其總領都督以下督率以
行號令專一行伍不亂兵制之善者也故其法迄今
守之揚俊議奏盡出營兵併調三邊各路軍馬大舉
勦虜可以得志公執不可曰如此則京師各邊皆空
虜或分兵牽制何以應之非兵家全勝之謀也

上從公言俊素跋扈時謂公此議足以奪其心是時浙
江福建則有鄧茂七葉宗流廣東西則有黃蕭養垂
時竊發殘破郡邑一時命將出師皆出公籌畫雖遠
千萬里之外懸制切中不啻親歷其地卒用勦平貴
州苗賊作亂侍郎何文淵奏乞罷布按司復置宣慰
司以上官莅其地留都司以轄諸衛遣大將鎮之公
謂貴州自祖宗開創餘八十年顧因小寇遽隳成功
况土地人民皆受之祖宗者豈可輕棄事遂寢公念
北虜既平軍國之務可緩懇辭兵柄復以天變乞罷
皆不許初也先犯京師石亨因公成功驟躋侯爵心
不自安乃奏公功宜官一子朝廷即授冕府軍前衛
副千戶累疏懇辭且曰縱欲為子求官亦不當假手
於亨不許既受命語冕曰我本書生當

聖主憂勤之日分以死報禩功微報朕爾宜砥礪名節
毋恭恩命朝廷復於京師之西賜公第一區公上疏

辭請國奉養事之執事臣子安居之日況屬文示變
正宜賤損豈可厚享以重欲愆不許乃以平日所得
賜物盈甲袍帶之屬移置第內封識加謹時一往視
焉公素苦痰喘恒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疾作
上遣太監興安太醫院院使董宿來視云此非竹瀝不
可愈安為

上言具述公自奉儉約

上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仍命計公所用悉給自尚方
蓋異寵也病少間復懇乞罷歸不許特降勅諭留免
公朝參屢遣中使促公出視事其為

上所倚重如此公握兵久號令賞罰皆出於公言議所
及宿將飲伏亨等不能措一辭亨素貪縱尤為公所
裁積成嫌隙亨姪彪本驍將時皆慮其一門同握京
兵公乃奏遣彪充遊擊將軍往戍大同二人不得遂
所私益切齒於公思有以傾之矣丁丑正月

景皇帝不豫公廷臣上章乞復皇儲未報

英宗皇帝復正宸極此實天與人歸之會亨等貪天之
功掩為已有即誣公等迎立外藩以為罪與大學士
王文六七大臣俱下獄所司以金牌勅符具存他無
顯迹可據亨等必欲置公於死會徐瑾者以倡南遷

公所片久不獲遂因易名有貞光衛公者廷鞠之
日力言大肆拷掠宜無不承文不勝忿力辨不已公
曰亨等意已如此辯之何益所司承亨風指乃以意
欲二字附會成獄蓋即秦檜莫須有之故智也是月
二十三日狀上

上猶豫良久曰謙實有功衆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
置謙於死今日之事為無名

上意乃決時錦衣指揮劉敬方帶刀在宿衛目覩其事
每言及未嘗不以為恨公赦之日天日無輝朝野冤
之太監吉祥麾下違官森耳者聞公死慟哭都市以

壺漿酹公祥聞之切責焉明日往哭如初此實忠義
感激人心雖異類而天理固不泯耳先是杭之湖水
竭土裂人驚異之孫原貞方以尚書鎮浙語人曰賢
才之生實鍾山川之秀今日之兆哲人其萎乎蓋指
公也至是卒驗云公之生為洪武戊寅四月二十七
日得壽六十而已惜哉所司籍公家自朝廷所賜外
他無一物蓋公平日自律之嚴也未幾陳汝言代公
為兵部以賄敗

上命陳所籍物于大內廡下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
謙任事久且專沒無餘物汝言未暮何得賄無筭耶

上色變久之亨等倪首不敢動撫寧伯朱永出謂人曰
今日觀

上意亨輩將無所逃矣一日邊報甚急集廷臣議恭順
侯吳瑾進曰于謙在邊患不至此

上為之默然初公被害時

皇太后未及知比聞嗟悼累日

上聞之益悟其冤深悔之既而有貞以罪逮竄亨等坐
謀逆夷滅此皆

上心有所懲而亦天道好還之明驗也初公之遺骸賴
都督陳逵憫公無辜密賂守者收瘞踰年見遺義兄

康詣逵逵乃具棺衾俾康扶歸杭塋于祖塋即今建

祠地也公天性狷介不立私黨一以忠誠結

主知分謗任怨無所顧忌不貸賊吏而恒宥小過急於

薦賢不遺一善凡公所甄拔如孫原貞王來皆在巡

撫時所舉其他文臣武將功名顯著者尤多蓋公知

人之明如此公所著聲績懋異遺愛不忘故江西祀

公郡學名宦祠河南祀公開封庇民祠二省之民家

有公像飲食必祀皆至于今不廢及巳巳之變軍旅

方輿中外論事者紛然議下兵部公悉裁之以理可

者行之否則止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一時克詰戎

其登崇智勇卒之肅清大憝迎復乘輿以安社稷以
固邊圉此誠不世之功也歷事三朝位極人臣然故
廬之在杭者未嘗增飭尺寸丁內外艱歸蕭然不異
寒士孤忠峻節夷險弗渝可謂難矣平居好學手不
釋卷為文有奇氣詩詞清麗在江西時和祭酒胡頤
菴山居十詠在河南時和馮海粟梅花百詠詩皆頃
刻而就膾炙人口尤長於奏疏至今視以為準當政
務旁午章日數十上累千萬言揮筆如流皆切中事
機人服公明決率推為天下奇才焉平生著述甚多
今僅存節菴詩文集奏議各若干卷禍變之餘蓋千

百之什一耳配董氏累贈一品夫人翰林庶吉士永
豐知縣鏞之女柔惠靜專克謹內助先公十一年卒
公年未五十遂不娶亦無媵侍人皆媵之生子一即
冕自副千戶改授兵部員外郎進禮部郎中南京太
僕少卿應天府尹父學政事無忝家法女一適錦衣
千戶朱驥坐公累戍邊比甯選累官都指揮使掌錦
衣衛事孫女六嗚呼公之功業在天下公論在人心
傳在國史

列聖眷恤恩命屢頒一時之屈萬世之伸一時之寃萬
世之雪公於此可以無憾也已岳生也晚雖自童非

得之見聞之日久然才力綿弱不能揄揚朝廷意
錄功之曠典與公忘身為國之大節姑即見所述
拾其槩俾之立石墓道以示後世以為他日為臣者
勸焉惟公諱與先考同未敢以私故闕而不書蓋公
之所聞者大也臨文悚然銘口惟天純佑賢俊挺生
實商昭周為國之禎惟公之生允濟斯世雄才卓識
孤忠正氣始鎮兩藩迄司五兵民困畢甦邊塵肅清
時方宴安虜忽竊發

皇曰往哉執挺以撻公疏懇留六師已陳越關而北曾
未浹旬虜敢犯順

皇與遂狩公獨治兵痛心疾首浮議譏說公斥正之人
心搖搖公鎮定之內央廷論外當虜衝一時安危萬
目視公國步載寧

皇與遂復名高毀來功大弗錄公存以功公亡以寬於
惟

聖明克俾昭宣萬世之名一日之厄失短獲長公亦何
責穹祠願號報祀無窮西湖之嘯岳廟故同廟祀儼
然公其如在嗟嗟後人守視無懈

穎國武襄楊公言行錄

楊尚書

楊洪字

陝西漢中人歷仕宋樂景泰間封昌平

侯平年 追封穎國公 謚武襄公 權行伍生長在
邊陲有機變用詭道累立邊功歷陞將帥能用奇兵
遇虜必擄其虛或出其不意善於劫營人畏之呼為
楊王在邊校之諸將紀律嚴士卒用命為一時巨擘
焉 古穠雜錄

楊武襄洪為人雖尚權詭然有威嚴將士知畏之此
其所長不可掩者亦賴朝廷主張以成其名耳蓋自
宣德正統來已受知於

上閣中虛陵楊公輩皆愛重之如初為杜衡指揮所誣
以魏尚書源復旨而銜貶廣西繼而為部卒李友全
等奏

上以付洪自治頗類宋太祖待郭進事 水東日記

正統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遣楊洪孫鏜范廣等帥
兵二萬擊虜之未去者二十五日破虜于固安得牛
馬驢數百匹奪回人口萬餘十一月初八日以虜既
退京城解嚴降詔撫安天下十三日楊洪等旋師入
見言虜衆已盡絕其實不過百餘散掠各郡驅人畜
以自擁衛望之若萬衆官軍不敢逼其南去者各郡
以漸捕獲之北去者洪等逐至關城焉猶殺官軍數
百人洪子俊幾為所殺既奏捷以洪為昌平侯

否泰錄

魏闕王略直至使橋偏重勢成神器與播公往當之
以却天驕堂堂侯封冠彼百僚兒童知姓妖孽氣銷
回鶻羅拜呼韓趨朝壯哉虎臣不數驃驍彭韶撰贊

兵部尚書王公言行錄 竑

同前

王竑字公度陝西河州人進士歷仕宣德成化間官
至兵部尚書公賦性正直剴毅無絲毫詭隨人意自
其為給事時國運中否奸邪柄政公首率諸同官具
章疏廷論其蠱政誤國之罪時有與奸邪為黨者不
平其言從旁沮止其論奏公勃然奮其忠直之氣手
擊奸黨以死由是萬口稱快而積憤消衆正和應而

公道服而公之名遂以聞於天下 薛瑄蕙菴記

郟王監國於午門視朝百官彈劾奸臣誤國者方讀
彈文未起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
中王竑起捧馬順首曰此正姦臣當除去監國廷百
官拳擊馬順死 可齋襟記

公自給事擢陞今職適虜寇入犯京師遂命公董師
以禦之公即戎服鞭馬赴軍號令區畫咸適機宜部
伍行陣應時整肅將帥協謀士卒思奮乃出奇折虜
寇之鋒而奪其氣虜既奔北因驅逐盡境而還京師
既解嚴而遠適遂以寧謐夫以公之聰明機辯過人

百千等而存為之才者孰能延者于軍旅者年事如
此 慈卷記

陸今官出鎮居庸虜方入寇遣兵討訥公以大義開
諭之正色以率之沉靜以鎮之由是衆志帖然始定
若是謂非負正氣所見大有異於人者不能也 刪
督運序

公始擢第年尚少慨然以經濟自許比官諫省立朝
侃侃無所顧忌土木之變摧奸禦侮忠義奮激以功
起拜僉都御史再遷副都兩奉璽書巡撫淮揚總督
國漕威行惠施自景泰初元迄天順末禩公名大振

于中外

今上即位圖任老成登公八座馴致柄用而公已屬疾
矣

上每留之而公請愈力勇退急流脫屣富貴

王俱撰壙記

休菴詩曰王公菴居昔名懋拉摧奸臣九天上即今
却以休為名無乃勇氣非少壯君不見健帆高掛乘
剛風一日千里無留踪欬然卸落機洲島知進識退
無途窮丈夫處世當如此眷戀富貴非英雄黃門領
袖立殿前烏臺副佐尤當推西邊戎略萬繞虎南畿
憲力孤鷹鷂則定之撰休菴歌

卯陞右僉都御史命往平涼等處練兵以備邊塞公
殫心力夙夜不懈

皇上念邊境苦寒降勅勉勞公益感奮正統丙辰與都
督趙安率師巡邊戊午丁外艱奪情視事明年虜
功成公陞俸一級賜紵絲四表裏白金二十兩始命
馳驛歸塋父畢事還京奉勅巡撫大同宣府并督屯
種給贍軍餉興利除害為久安計公悉心圖事務求
措置無不得宜言聽計行信任惟允正統戊辰冬十
二月給正二品誥命進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祖與父皆如其官公在邊年久諳於地利之宜戰

守之法轉輸之方每有建白無不嘉納也己亥北虜
入寇京師廷議召宣府總戎入衛奉命然欲遷其
城時公巡撫其地遂挺然仗劍當門止之表遂定是
年九月轉陞左副都御史賜白金二十兩紵然二表
裏是時公年踰七十且有疾上章致仕不俞復奏白
金文綺之賜庚午秋七月復懇上章

皇上復察公實老病得俾致仕公還鄉里始建祠堂治
先壙營居室越八年以壽終其生則洪武丁巳十月
二十八日也配劉氏先公二十二年卒再贈淑人子
男二長即泰次賓女七人泰等以天順己卯十二月

二十五日癸酉奉公柩與劉淑人合塋于麻地嶺祖
塋之右乙向原也嗚乎公之後德偉烈朝廷任以腹
心用為耳目忠誠體國四十餘年累承恩賜晚歲歸
休優游鄉曲壽考令終其歿也復蒙朝廷賜以葬祭
若公者可謂生榮死哀無憾也矣銘曰德懋展也位
望顯也福全考終世所鈔也茲卜諸幽山盤土厚固
藏鏤擴永利而後

吏部尚書何公行狀 文淵

章泰教公論

公諱文淵字巨川姓何氏江右廣昌人也先世諱坦
者仕宋為寶謨閣學士廣東提刑階宣奉大夫謚文

定坦生繼興太守聖德聖德生武平知縣行行生七
二七二生桂芳桂芳生德元公之祖也贈正議大夫
資治尹吏部左侍郎德元生景榮公父也贈正議大
夫資治尹吏部左侍郎母吳氏封太淑人公生於乙
丑十二月三十日幼而英邁年七歲入社學從鄉先
生讀書過目成誦羣兒或竊瓜果以奉公却之曰童
稚之年詎可習為盜賊哉識者嘆其不凡永樂初選
補邑庠生時父兄繼喪公晝則經營家事夜則刻苦
讀書涵濡既久經史百氏無不貫通發為文章咸中
矩度歲戊戌登李騏榜進士第越二年拜湖廣道直
察御史以廉介自持立朝正色已而巡按山東山東
豪右侵漁百姓兼軍衛多擾公發奸擿伏吏民畏之
如神

仁宗皇帝即位命考四川東治公察其殿取而黜陟之
人服其當又劾奏工部侍郎楊和黜退叅議金文斌
副使張銘僉事張明等三百餘人威風凜然貪暴往
往棄官去時蜀旱所臨郡邑輒雨人謂御史雨烏蒙
土官知府祿昭妻與耆民什伽私昭知之什伽懼罪
潛赴京告昭謀反詔四川雲南貴州建昌行都司各
以所部軍討之昭遣人訟寃公移檄止所調軍具以

其事關于

上遂直其寃由建昌行都司入雲南經貴州出播州揚
宣慰迎謁以銀器文綺來獻公笑而却之宣慰出語
人此可見何公不可以利動宣德改元正月奉勅清
理山西戎伍於其寃濫者直之欺隱者謫之民無有
苟免而濫加者十一月詔選御史有風力者體察南
京弊政十三道御史咸推公復承命以往因奏曰人
有誤觸刑憲初犯令者令納鈔贖罪重言老人必選
年高衆所信服者使勸民為善不使非人以虐民害
政因請通行禁約

上皆從之歲丁未

上賜勅命追贈考妣因告歸省及還遇盜行李為之一
空而縣丞張履道家人寄白金十五兩獨存公至京
舉以還之封識宛然人皆嘆服庚戌五月

上以蘇松等郡素稱難治而任郡守者弗得其人乃命
大臣各舉其賢能者任之時都御史顧佐薦公知溫
州府捧重書馳驛赴任公至則視民之利病政之得
失而興廢之舊額田十畝以三畝為陸田俾輸麥稅
其後田有賣買而民畏麥稅之重造版籍莫肯收陸
田者以故爭訟連年公請均陸田之稅與水田等於

是賦稅不虧而民甚利之郡兩屬四縣稅課司河泊所舊征銀鈔既而禁用金銀商稅止輸鈔而舊課不除每歲役於官者買銀輸之民多破產公以稅銀例禁請自今銀課亦皆收鈔朝廷從之是後民無輸銀之苦舊徭役弗均而富者得以幸免公度其貧富第其高下列爲簿籍而民獲其平溫地與金鄉盤石等三衛隣軍士恃其不統於有司肆爲凶暴廣植田產不供賦役凌轢有司侵刻小民公束之以法軍衛肅然每歲中使至溫取供御海味果實饋煩苛不勝其擾公措置有方民不病而事集一日檄下作漕運

巨艦四五十艘郡邑驚動公任寮屬集耆老與工料董其事不一二月寂無勞擾而艦成且以所餘物還下中貴官柴某以巨舟浮取寶西洋諸國迨還遇風舟泊海港入溫江瀕岸將起其貨送京柴某聲勢焰焰公處之裕如他政事有不便於民者大則奏聞小則立改振舉學校使士有所作興脩明條制使吏有所遵守祠先賢舉逸民興禮讓時嫁娶重喪葬具儲積別善惡居數月政化大洽山無盜賊民寡詞訟境內稱洽隣邑之民訟有不直者亦赴訴焉公爲辯其曲直咸悅服而去青田民葉孟圭徐成皆邑之大姓

也兩家故有怨成爲報長以賊不時輸糧遣孟圭等
之孟圭欲因以報怨乃率五百人掠其財壞其屋成
訴於官三司調軍追捕公聞之曰洪武初青田嘗反
今以五百人之衆不服進捕逃入于山林必激變又
延及無辜乃遣人召孟圭及成至府諭以禍福命孟
圭以所掠還成爲葺其屋孟圭拜且泣曰昨聞調軍
追捕自謂旦暮鬼耳今聞指示可生之路敢不從命
人謂公片言止亂賢於用五百人遠矣壬子冬十月
入覲道經括蒼馮公嶺永嘉丞于見遣其子問道懷
金贖公于旅館公慰諭却之過客聞其事者因扁所

舍康曰却金館士大夫咸有題詠始公與八人受命
爲守未幾月政聲熾然聞於京師至是

上問吏部尚書郭進曰先所任九人爲知府亦有來者
乎進以公等七人名聞乃召入便殿命中使傳詔獎
勞錫宴于廷又以御製招隱詩賜之所以寵賚之者
甚厚公既復任感

上寵遇知無不爲化行既久民皆信服軍衛亦皆戒備
其下無得侵害於民郡中無事黃堂閒然暇則請庫
序進講生周旋等講論經史疊疊忘倦又召生徒章
翰入府親自授業未幾周旋果狀元及第章翰第進

士今惟獲部者待郎其餘亦各出仕有廉介心公之
積教者多歲年齋戒禱于山川泣拜移時不能起某
禱詞有云薄壽請從今日止甘霖望自九天來俄而
黑雲四興大雨如注歲大熟乙卯春處州盜起羣聚
四出剽掠官軍討之徃徃敗績乃於要害處設官防
守俄有一人逸入境守關者執之乃被官軍者也公
詢知賊據烏風洞為巢穴遣經歷黃能誠往捕之悉
得其渠魁時都指揮使李貴等捕盜無所得乃執村
民以火烙之皆自誣服公移文言已得盜彼所捕皆
平民也貴等怒必欲置所執者於死公抗言不為撓

由是活二百餘人永嘉民朱良觀良旦兄弟爭財訟
于郡公召其鄉長老諭以兄弟天倫大義因判詩於
其狀有云祗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鴈影分之句
於是良觀兄弟感泣退脩親睦之行是歲五月浙江
布政司布政使黃澤以公治行聞于朝

宣宗以重書獎勵增秩二級掌郡事如故命下下而禮
部尚書胡濙復薦公宜大用乃擢刑部右侍郎將赴
召溫之官吏軍民父老咸號泣遮留及出城男女送
者萬餘人填塞城門居民在江之北者率父老童稚
望風拜伏悲泣於岸側在郡六年無錮錮之取於民

布衣蔬食處之怡然故去時詩云行囊不載涇州物
惟有民情滿腹中民思之不已為立生祠歲時祭祀
及在朝數上章言事皆關於治體每朝廷有政事百
官廷議公辨析利害衆皆服之論囚常求生之前後
辨繫者之寃不可勝數又命典獄灑掃囹圄夏月則
寬其桎梏正統元年丙辰九月詔往維揚理鹽法惟
私販情重者罪之餘悉寬貸議者欲悉籍其家公力
爭之全活者百餘家庚申八月朝議遣公經理京畿
八府荒政多得賑濟之法初麓川思任發苦邊吏侵
刻而叛都督方正討之敗死已而遣使入貢謝罪而
羣臣復請討之公上書大畧言麓川一彈丸瘴癘地
疆里不過數百人民不滿萬餘以大军臨之徃無不
克然莫若命官軍耕守操備仍令官一員直入其地
諭以禍福趨避之機好生惡死人之常情彼亦人也
一聞開示可生之路必稽首稱臣與琛入貢若或冥
頑梗化則調軍相機勦絕如此則遠人象再生之恩
而朝廷亦免出師轉餉之勞詔百官會議時有欲進
功遠徼者倡言征之便卒以山川險阻弗能克其疲
於奔命民困於轉輸東南騷動衆始悔之辛酉六月
旱蝗公密覆在京罪因多所平反凡情有可矜法有

可疑者咸從輕議越數日天乃雨大有年上封事者
言民之盜竊者多黥刺之刑不足使之懲創自今犯
者宜扁其門曰竊盜之家朝議從之公具言律有常
憲竊盜初犯再犯俱刺字三犯者絞今又起立牌額
是於律條之外又加其罪况在京及各處布政司之
烟輻輳為盜者多若盡立牌額數年之間各處竊盜
牌額必多有失四方往來之人觀瞻實傷治體書奏
乃寢其令時公以疾屢欲告歸而少師楊公士奇少
保楊公溥勉留之且擬大拜公以疾力求罷

上乃許之既歸杜門不出惟課童僕耕墾教子讀書而

己巳八月車駕北狩邸攝位詔起之遂驛召于
家既至以為吏部左侍郎時貴州蠻叛議討之公言
貴州荒服之地洪武中命鎮遠侯提督鎮守夷人以
安永樂中始奏以其地設都布按三司及府州縣夷
人始苦其役遂至作亂乞遵舊制仍設總兵官鎮守
而革新設衙門北虜也先請遣大臣迎車駕還京廷
議不決公倡言於衆曰此事雖十上章不得請不可
已也於是自草奏同羣臣詣闕力請迎鑾與南還公
與有力焉明年陞本部尚書惓惓以進賢圖治為心
而好惡者不一公知不可力求退避三上章始獲命

致仕既歸杜門養疾絕不與世事縣大夫有問候者輒使人謝之竟弗見天順元年四月十一日得疾語諸子曰吾嘗為溫守溫民戴吾亦深今去溫數十年然心未嘗不在溫也我死神氣必歸溫矣越三日正衣冠而坐索紙筆書口占律詩一首付長子宗投筆而逝娶揭氏有懿德封淑人側室張氏子男六人曰宗曰端曰喬新以進士為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曰喬壽邑庠生曰喬福曰喬年孫男八曰會同邑庠生曰大同曰仁同曰智同曰道同曰慶同曰矩同曰瑛同曰瓊同孫女十曾孫男一曰豐號號鈍菴學者

因稱之曰鈍菴先生所著有尚書直解東園集鈍菴奏議牧民備用司刑備用書義庭訓四書講義禮記解義皆行于世章某親受業於公者也故述其梗槩為行狀以俟名公誌而銘諸

絃謹按恭毅章公為公之門人故道公之盛德為詳嗚呼公亦偉人也惟景泰間易儲一事不免為盛德之累耳喬新任至刑部尚書性嚴毅學識精敏居官清慎勤三者始終如一弘治辛亥為御史鄭普誣妄遂以本官致仕未幾鄭亦左遷蕭山尹為邑中仇家睹其目癸亥喬新考終于家云

大學士高公紳遺碑銘

李文達公贊

公諱毅字世用姓高氏其先世居河南之懷慶有仕
宋者從高宗南渡從維揚今為高郵興化人曾祖諱
椿父諱焯以公貴累贈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東閣
大學士曾祖妣王氏妣黃氏俱累贈一品夫人高自
上世以儒業相傳至椿當元末避兵姑蘇恐廢先業
有子四人皆令從事詩書洪武初復歸維揚始占籍
于興化四子業皆成其季公之父也尤長於詩有書
數千卷不樂仕進隱居教授而鄉之後進多從之游
公自幼承家訓舉止如老成人父奇之甫十歲乃遣

入邑庠即能奮力于學弱冠遂領鄉薦登永樂乙未
進士第選入翰林為庶吉士辛丑授中書舍人甲辰
陞左春坊左司直郎洪熙改元受勅階承務郎未幾
以學行獨優陞翰林侍講丁外艱服除還任宣德甲
寅主考順天府鄉試人服其公正統改元春

上初御經筵少傅楊士奇等上言經筵講官必得學問
貫通言行端正者以供其職遂薦公與苗衷馬愉曹
鼎四人專侍講讀賜三品章服公每進講敷衍詳明
聞者嘆服戊午預脩

宣廟實錄成進侍講學士甲子復主考應天府鄉試士

無間言乙丑進工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入內閣知制誥于卯進階通議大夫己巳秋

聖駕北狩命公留守尋進工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景泰初虜情莫測邊警日嚴選使虜者得中書舍人趙榮陞夫理少卿公嘉榮之奮忠即解所束金帶與之景泰初

聖駕自北還議奉迎禮公欲從厚衆涉疑未定有千戶龔遂榮投書于公言奉迎當重之意公即袖其書以進且曰武夫尚知此禮况儒臣乎已而朝廷以遂榮非分得譴比

聖駕至百官郊迎公復上章以伸前議無所顧忌聞者義之辛未朝廷以公望重進少保仍以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壬申兼太子太傅公懇辭不允尋賜階榮祿大夫甲戌南京災朝廷念

祖宗陵寢所在以公大臣中清慎者特命往祭事竣錄被災者千餘家悉發廩賑之歸奏稱旨是歲冬給事中有忤執政執政欲害之乃諷御史劾其私而羅織其罪公獨持正議卒從輕典士論譴之乙亥星變壘見公上疏謂臣濫居保傅不能盡匡輔之道宜譴罷以謝天意不允丙子案宇通志書成兼進謹身殿大

學士是歲秋順天府鄉試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劉儼為考官有二執政以子入試不中交章奏儼去取不公欲置于法乞詔翰林及六科十三道覆考公時以疾不出一聞此事即強起預考畢毅然入言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况又不安於用欲殺考官可乎由是儼得釋公之名益振而拂其意者嚙之公屢求退避朝廷重公忠直不允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首召公慰諭而留之其餘誅斥殆盡公即上疏辭保傅二職時機務填委公以衰老弗堪懇乞骸骨

上以公舊人方隆倚任然憫其老且重違公意特允所請賜白金楮幣織金襲衣給驛舟送歸其鄉復賜勅諭有曰日與親戚故舊徜徉丘園展契濶之深懷道朝廷之盛事清風高致足以勵廉而革貪夙德雅望足以敦化而導俗則卿永有終譽焉士林以為榮越四年庚辰忽疾作以正月十日終于正寢距生洪武辛未三月十日享年七十娶郭氏累封一品夫人側室杜氏生子一曰垣為邑庠生周氏生子一曰岡劉氏生子一曰岐俱幼

上聞計差悼遣官詣祭于其家公天壽備置操履清介

而交人不泛視義所在身亦必為舉進不恤也在
位論薦多號得人可謂慥慥乎篤實之君子矣所著
有育齋集八十卷恒以侍讀學士錢君溥之狀來請
銘銘曰白葦黃茅易脆而朽松栢從生何獨能久抑
根之固越心之堅蔚然蒼翠何千萬年豪傑之生有
類於此相彼高公實同容止蚤登仕路厥聲孔揚英
華之發斐然成章翰苑優游

帝資啓沃文衡兩持士論咸服乃佐保傅乃參化機錦
袍玉帶金馬彤闈見義必為莫之能禦直道古心慨
然自許保全晚節宸眷優優容與桑梓胡不
留亦
既蓋棺名著天壤卹典之褒百世之仰有銘在石懿
行輝光嗚呼泉室哲人之藏

禮部侍郎薛公神道碑銘

瑞

李文達公賢

吾道正脉實由近世周程張朱有以倡明之也至我
太宗文皇帝乃始表章其言行天下由是天下士習一
歸于正嗚呼盛哉然今之君子能忻慕而篤信之則
河東薛公其人也公諱瑄字德温世為山西河津人
其先自奚仲封薛侯居河東子孫遂以為氏曾祖常
祖仲義皆通經教授鄉里父貞洪武初領薦為真定
元氏教諭仲義貢供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

祖母母皆淑人初母齊淑人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公祖以生時卜之吉日此子必大吾門重時教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貞為崇陽教諭公待行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監司竒之既而聞魏范二老先生深於理學乃禮延于家供子弟職日與講習周程張朱性理諸書久之嘆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永樂己亥貞改河南鄆陵時教官考績以科貢多寡為黜陟貞大以為憂公乃補鄆陵諸生遂中河南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以省親西歸是歲秋貞有疾公日夜不離左右及居喪一遵古禮服闕願就教職會

宣廟思得良憲臣選擇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場公聞前監者多致富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讀每至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然燭記之或通宵不寢味而樂之不知手舞足蹈也丁繼母憂服闕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尚書郭璉首薦公提調山東學校公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每臨諸生必親為講解不事賈楚皆呼之曰薛夫子未幾用楊文貞公薦召為大理寺右少卿明日轉左少卿公作大理箴以自警時中官王振橫傾一時或

欲邀公拜其門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林門
邪已而遇諸途衆行跪禮公獨不屈振巾是不說會
有獄夫實病死三年其妻私於人欲出嫁妻弗聽遂
誣妻魘魅夫死公為辨其寃都御史王文誥事振乃
誣公出入人罪繫獄當死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辨寃
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輟至覆奏將決大
臣有申救之者得免官放歸田里公居家六年閉門
不出留心理學造詣益深正統己巳以吏科給事中
程信論薦起公為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郡城公分守
北門都帥初疑其迂及接言論遂訪策焉公曰以天
時人事驗之北虜必宵遁既而果然貴州苗寇猖獗
朝廷命將徃征之公督軍餉事竣而還景泰初懇乞
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
富豪殘虐人命者獄久不決執法者欲貸之公曰死
者何辜竟抵于法明斷之譽播于民謠刑部尚書楊
寧都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與公同事嘆曰如
薛公當於古人中求之中官金英奉使道出南京公
卿俱餞於江上公獨不徃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
官惟薛卿耳壬申秋召至京復為大理寺卿有草場
火朝廷欲置典守者罪公力辨之獲免蘇松有飢民

乞粟富家吝而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時遣太子太保王文往廉之文以謀叛籍其家衆皆畏勢莫敢發公抗章辯之文亦悞其非獲免者甚衆是歲公年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天順改元

英廟復位素知公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召入內閣知制誥尋主考會試事竣轉左侍郎居數月公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歎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公惓惓以復性為教嘗曰此程朱喫緊為人處而歐陽公言性非所先悞矣又曰學者讀書窮

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櫃而還珠也忽遭疾彌留衣冠危坐於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時風雨大作有白氣上升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距生洪武乙巳八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三配寧氏贈淑人生子四人長溥次淳次濬邑庠生次治孫男四人禔登天順甲申進士第嗚呼公之學誠屬篤實之學也嘗曰格物只是格個性吾於日用之間必體察之何事是仁之發見何事是義之發見至於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是其貫通處也每以聖賢為師隨其所寓圖書成規一言一動於

一毫不為晚年玩心高明然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
矣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
無大小哀寡一以誠待之教之有序而其言平易備
切不為穿鑿竒僻之說為文必根於理辭旨條暢所
著有讀書錄行于世河汾集藏于家嗚呼宣德甲寅
秋予始識公於河津知其造詣之深自後仕途南北
弗獲相從有時同朝亦各守職務或有所疑但手書
質問而已天順初公入內閣予亦濫與其間曾未數
月公致仕去矣有道者之難遇也如此公之沒也四

方之士聞之莫不嗟悼朝廷得訃遣官諭祭其家復
命有司營葬事襚乃以公門人國子監丞閻禹錫之
狀來請銘其神道之碑嗚呼予豈足以知公也哉然
義有不可辭者銘曰昔有王氏鳴道河汾流風餘韻
以啓後聞相彼薛公不以自足濂洛關閩意向猶篤
學優而仕實始為親仕日以進學日以新學匪辭華
實欲聞道身體力行遂以深造惟公之心勝已之私
惟公之迹不愠不知富不倖求難不苟免隨寓而安
名亦丕顯成彼後學篤是先賢在古為難公無間然
嗟今之人無公所好公今已矣誰臻其真我銘其隧

以詔鄉人千載而下庶得其真

此學於前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七

副都御史羅公壙誌銘

亨信

袁主事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公既致仕之八年
壽八十有一歲以天順丁丑十月二十五日考終于
家訃聞遠邇莫不哀悼

王上念公為國大臣嘗有功勞于邊境命禮部遣官致
祭工部營治葬事其冢子泰以墓壙之石未有刻辭
遂具行實屬筆於袁乃序而銘之公諱亨信字用賢
其先南華人後徙東莞之英溪祖德寬父祖昌俱不
仕而以公貴皆累贈至右副都御史公自幼穎敏好

學年十二喪其母即能苦刻立志讀書年十七進為
邑庠生永樂癸未以能經領鄉薦明年甲申登進士
改翰林庶吉士是年五月授工科給事中往淞江視
水災奏免嘉興海鹽崇德三縣稅糧以甦民困丁繼
母沈氏憂起復調吏科陞右給事中坐累謫交趾公
素位而行雖遠在荒服亦怡然自得未嘗有憂苦無
聊之嘆因自號安素久之用薦起拜監察御史嘗命
往通州察倉庾之弊巡按真定等府清軍山西所至
有聲再丁繼母何氏憂命馳驛奔喪即起復大臣有
言公堪任方面者詔復舊任食按察僉事俸宣德乙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八

禮部侍郎李公神道碑紹

彭文憲公時

國朝以天下之事分任六部部長貳非負才德重望
者不是遷故當時以為極選其有遷自翰林者人望
尤重蓋翰林兼有文學之長故也然長於文學者政
事或不足語政事文學兩盡其能若吾李公者世亦
鮮矣公諱維字克述世家安成之浮山為鉅族自幼
失怙而有立志稍長補邑庠弟子員從前參議鮑先
生嘗受春秋年二十領宣德丙午江西鄉薦癸丑會
試中經魁廷試賜同進士出身觀刑部政是歲奉使

宣宗皇帝銳意儲才合臨御以來三科進士數百人其尤者應二十八宿為翰林庶吉士俾積學以俟大用而公預焉其優禮給賜一循永樂甲中之制仍賜御製詩以示勉勵公感激泮礪學以大進乙卯英宗皇帝嗣位擢翰林檢討預備

宣廟實錄為檢閱校正正統戊午書成賜白金文綺加祿秩并賜宴西苑一考最進階徵仕郎贈父如已官封母太孺人妻孺人已未以刺員賜歸鄉里期年驛召復任充經筵官丙寅丁內艱己巳服闋之官踰月

滿九載陞備撰是秋北虜寇邊六師敗績于土本朝士多遣家南徙公曰主辱臣死矣以家為幸不違庚午景泰紀元兼經筵講官辛未同考會試壬申陞司經局洗馬兼備撰甲戌主考會試兩持文衡去取公當士論翕然推服尋奉命祀南嶽舟至洞庭阻暴風為文禱于神俄頃風息舟行無虞是歲賜誥進階奉直大夫贈封父母妻如制丙子預備憲宇通志成賜白金絲帶進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天順丁丑改尚寶司卿仍兼侍講尋掌院事冬陞學士賜二品金織衣戊寅奉命與諸學士更番侍東駕講學于文

華慶年陸禮部右侍郎時有結權貴圖進者

上不許密訪近輔求才德老成厭服人心者得公甚喜
曰朕知其人久矣次早召吏部陸任公聞者為之驚
喜及即任公卿往賀尚書王公翔舉酒酌曰天選侍
郎也蓋以前此倖進者多旨授故云已而權貴不平
伺間譖公奏事多南音

上曰大臣以德選何以聲音為是年國子祭酒陳詢致
仕去吏部舉翰林二人未用乃請以公兼領之
上謂王翱曰禮部不可無此人其別選代之翱退語同
列曰我不知李侍郎見重於

上如此已卯夏四月賜諸大臣進西苑且命內臣陪宴
盡歡中有醉失儀者公執禮益恭謹既歸復為文記
之幸已蒙賜誥進通議大夫贈二代并妻如制癸未
會試知貢舉防範嚴密一洗場屋宿弊有怙勢請託
者峻却之弗顧甲申

今上即位命翰林纂脩

英廟實錄以公為副總裁越二年書垂成公沾微疾即
上章求解任

上察識其誠許暫歸候疾愈復來昔成化丙戌秋八月
也既歸疾良愈足跡不履城市或諷公曰疾愈矣可

不出耶公曰吾老矣出將何為辛卯春國子祭酒為其屬所構去天官議曰國子監成賢化俗之地官不重不足以隆師道然官之輕重係乎人今必得學行老成有名望如李某者居之則師道立矣乃援洪武初起致仕尚書劉崧署司業例起公為祭酒疏入上即日降勅遣人乘傳召公命未及門而公卒矣士大夫初聞召公相慶于朝比訃至又相嘆曰天不與斯文耶何奪李公之速也

上悼惜遣官賜祭且命工部造墳以壬辰十一月二十八日葬于本縣十三都下村南埧金雞嶺公生永樂

丁亥十二月二十七日卒成化辛卯正月二十八日壽六十有五曾祖考諱蕙龍學行為鄉里師祖考伯魁考遵武俱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祖妣劉妣劉妻曾俱贈淑人子男六璟休寧縣丞玘國子生璿監察御史璿國子生琛璿孫男女各八曾孫男一公體純皇偉識見明敏苦刻問學少壯至老未嘗一日去書不親自六經子史下至地理醫卜方技之書靡不精究聞四方有異書及古碑文字必購求之故積書甚富其為文力追古作規矩屢有得於歐陽其字畫出入晉唐間泰以蘇長公之剛勁奇逸自成一

宋興元諸老諸君必先禮足見人朝律者不令期曰
是無所承不足觀也然從進者志者者美者者美
惟恐不至處休矣以誠者者現道言其意盡年亦竟
不五舉止失度亦必告焉美與人以德如此年居以
無清自任道古今廢興之故達政治進張之宜參稽
辨析疎人聽聞其或先事計成敗與進料人之情備
驗之日復百不失一二居官以文字為職者二十五
六年纂述考校恒盡心不苟典禮八年一以正道輔
其長遇吉凶大禮斟酌損益同列無不讓能始為檢
討即以剛直得名楊文貞公深加器重比寢疾

美宗遣內侍詢人才文貞舉公輩五人以對當時唯未
及用而歸然負公輔望自是始矣士林每俟公大用
以展厥蘊而遽止於此宜乎上下交悼之不已也昔
公從學鮑先生嘗館穀余家暨余至京亦主公寓以
後聯官聯事又聯比而居相往還談論甚密公喜曰
吾與人言多不合與子論事十同八九何耶嗚呼余
豈公比幸賴公切磋之益而公以疾去竟不復起然
則余之悼公豈常情比耶焯德墓道其又何辭謹序
述如右復系以銘曰奕奕安成山水清激秀鍾于人
著自古昔高才名德世有顯庸秩躋亞卿實始于公

公貌魁奇公才傑特增重鄉邦匹休前烈奮興科第
際遇聖明儲才翰苑頡頏羣英踐歷清華迺遷翰長
直氣雄文縉紳翹仰

帝心簡在爰陟亞卿國有典禮是程是經兼史總裁功
多同輩陞榮有期歛焉而逸身退名高

天子懷思表儀冑監匪公而誰召命及門而公先逝朝
野興悲士林殞涕嗟公才具用無不宜彼蒼弗佑迺
奮厥施施用未宏歛畀諸子踵武仕途方進未已有
子有文有位有年貴終有詔其何憾焉麟碣鬼峨龜
跌鼎屬焯德有辭尚垂永世

副都御史陳公墓碑銘

柯詹事潛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邵武陳公以疾卒于
家計聞

上惻然遣官諭祭并營葬事其子復以

君恩父德皆宜以傳乃專价致書來屬予為文將伐石
刻于墓道以彰示來世予少慕公名及登朝接公律
論加敬重焉請老歸予送于都門外握手歡言以忠
義相期許抵家又寄詩申前意則予雖晚進辱公之
知深矣墓石之文其何敢辭按永豐知縣黃永從所
著事狀公諱泰字吉亨曾祖祿一姓陳祖幼鞠于外

祖曹氏從其姓至公為都御史始請復焉祖子祥俱不仕父封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汝繼母封恭人吳氏公儀度脩整言簡而有章淹貫經史喜為詩永樂癸卯發解鄉闈宣德丁未會試乙榜除直隸安慶府學訓導以得教育英才為樂正統丁巳廷臣交章薦其賢擢為江西道監察御史累奉命巡按貴州山西山東諸藩克振風紀奕奕有重名在貴州都指揮官聚素桀驁聞公至不敢肆其奸大軍征麓川歲取土兵二千為向導將士或失利輒殺土兵以為功公奏罷之夷人仰戴如父母越數月召還調陝西道諸道有疑獄皆以決於公無或稱寃者在山西會南北圻旱澇相仍詔下求直言衆皆以為天災公獨言洪範庶徵皆由人事乞罷大臣不職者以格付徵於是都御史陳■侍郎李■祭酒貝■御史成■等皆罷去又奏舉山西藩憲及州縣官之貪殘者悉置之法在山東以藩憲多匪人陳疏懇懇數千言大要以選賢去奸為治本

上嘉納之擢為四川按察司按察使不踰年而蜀大治鎮守都御史寇■忌公才名陰譏所私叅議陳■誣奏公杖殺入下刑部獄其人實自溺水死久而始白

復官已巳虜寇內使命公協同將臣守備紫荆關及
巡視沿邊諸寨景泰改元陞大理寺右少卿守備白
羊口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鎮守易州節制紫荆關
馬等關及沿河關口三十六處公早夜究心畫計忘
其勞虜知有備遂遁去又考察大名廣平順德河間
諸府衛官吏去留咸當人心既而三上章辭位不得
命益勵勤以圖報稱甲戌陞左僉都御史疏理徐州
呂梁二洪及臨清濟寧諸處河道丙子巡撫蘇松常
鎮及嘉湖諸大郡漕下嚴而不苛為政清明吏不能
高下其手以侮公法天順改元以讒言左遷廣東按

察司副使連丁父母憂去壬午服闋復左僉都御史
加賞賚巡撫四川蜀中老穉皆熟公名聞公至奔走
相告曰曹憲使復來吾蜀其將安以嬉乎州郡吏望
風解組者數百人甲申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淮揚等
處兼督漕運軍民皆安之成化改元上章乞歸詞甚
切

上念其效勞有年賜允薦紳大夫宴餞于都亭車蓋塞
途都人聚觀以為榮家居五年卒寔己丑十月二十
二日也其生永樂改元二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七
配王氏封恭人先公七年卒子男一復讀書飭行有

父風女二墓去家五里許曰伏洲山卒之又明年五月初九日葬公天性孝友常慕鄉先哲李忠定公之為人平居謹默如不能言在朝廷論事纒纒如倒囊出珠指斥權姦無所顧忌累奉命保障重地積有勳勞未嘗有矜耀色聞官吏無行檢者怒目切齒必去之乃已以此被譏貶斥其志不少回致仕歸囊中無長物閉戶理舊書里巷人罕見其面間出遊山水門哦詩酌酒器然樂有餘而忘其家之匱乏也學士成彭公哭曰如此人天下亦少何止閩中予又嘗於廣坐中聽人論時貴賢否得失至公無少疵議者公之志行素孚於人故為公論所許無間言君子士夫方望其大用以究厥施而公未及致仕之年決於引去此其始終全節古人所謂知止不殆者尤為世所高焉方遘疾語其子曰死生有命無足悲者慎勿舉僧道追薦之事庶以化乖俗也翌日正衣冠肅然而逝所著詩文有拙菴集奏議藁武陽志藏于家塾銘曰繁陳之先世有顯聞公胤厥後益振其芬鄉有先賢曰李忠定公仰其風持行純正以儒發身司教泮庠以道率人多就才良廷臣交薦乃陞柱史論事風生聞者喪也再遷憲使往莅蜀川威行澤沛一方

實然少卿耕憲屢增峻秩

帝曰嘉哉予曠汝殆將命于外歲靡有寧撫民禦虜所至有聲中違讒言仆而復起

天子聖明保公終始公彌劾績仰報休恩惟恭惟敬夙夜弗諼名遂身返乃天之道徜徉林丘以佚其老年六十七以壽考終錫塋與祭曰旌其忠君子之榮匪德曷有刻辭于珉以昭永久

此言鎮守都御史寇某忌公才名則錄中左都御史莊愍寇公其人也嗚呼人才難得瑕不掩瑜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可忽哉

翰林學士文懿呂公神道碑銘原李文達公賢

公諱原字逢原姓呂氏浙之嘉興秀水人自幼穎敏九歲能通孝經小學稍長為文輒驚動長者時父兄俱為教官識者曰此子殆穎脫而出者也未幾父兄俱卒于景州公尚未成童孤貧不能歸喪或諷以胡俗焚之者公潛然出涕不從遂厝州城之東曰他日有力必歸之也年及弱冠乃奉其母歸嘉興故無田宅假館以養母力學不輟清苦之志愈堅郡守黃懋廉知之乃延為子弟師尋俸充邑庠生公亦自奮大肆力於經史正統辛酉遂魁鄉薦明年中禮部會試

廷對賜進士及第第二人擢翰林編修得入秘閣
所未見書其學益富癸亥與脩五倫書丁卯朝廷思
用奇才乃簡狀元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入侍經筵
公居其一景泰初遣祭蜀王往還萬里間凡有饋送
一毫不取未幾克經筵講官辛未進侍講壬申夏以
右春坊右中允兼侍講秋九月進侍講學士仍兼中
允癸酉與脩歷代君鑑秋八月主順天府鄉試己亥
與脩案字通志明年書成進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講
每書成進講輒有寶鏤白金文綺之賚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轉通政司右叅議仍兼侍講春三月主禮部

會試夏六月召入內閣知制誥尋翰林學士庚辰
主禮部會試尋總裁大明一統志凡金帶玉栝校服
貂帽便蕃之賚歲無虛月公夙夜感激思盡論思之
職時老母病在牀公躬調湯藥憂形於色久而不愈
壬午秋八月母卒公哀毀踰禮啓父觀歸而合葬之
詔有司營墓命公襄事即還朝公懇乞終制不允抵
家未及窆期忽得風疾不起在是歲十一月二十七
日距生永樂戊戌六月十八日得年四十有五訃聞
上悼嘆不已特贈禮部右侍郎謚文懿命工部為營墓
事遣官諭祭於其家仍命其子憲為國子生皆異數

也公天性孝友事母得其歡心撫育兒子皆抵成其
宗族中有困乏者必推所有以賙之過人之危者
濟之惟恐不及也歲時賞賚奉母之餘輒分遺鄉黨
僚友而自奉甚儉為人沈毅有醜藉悃悞無諱內端
外和與物無競處已待人而立厓岸事有不可則據
理諍之未嘗諛言媚色以徇人取悅三為主考取士
得人最多其教人也誠切懇到善於警發故四方之
士及門者衆其學造詣益深作為文章議論超越皆
有根據而理趣充然詩有典則音律渾厚無纖巧靡
靡態初入翰林時楊文貞文定諸公咸器重之知其

所就必遠大也及入內閣與大議所見出人意料而
為民之心尤切天下有陰受其賜者矣士望方殷冀
必久於其位用極康濟之功而天不假年可勝痛哉
公之先世多顯於宋故居有稱為呂家府者高祖茂
卿仕元為提舉曾祖仲雄祖伯誠俱隱德不仕考嗣
芳永樂中領鄉薦為山西萬泉教諭累贈翰林侍講
學士兼春坊中允母顧氏累封太宜人兄本亦領鄉
薦為景州訓導故萬泉就養而終於此公亦流寓者
久之配徐氏累封宜人子男二長即憲次即奎所著
有介軒集藏于家嗚呼公與予同事者六年蓋端謹

爲貴之士也世何可多得哉今其已矣可不銘諸銘
曰浙水之彥代有其人呂氏一族罕與之倫自宋以
來至公再顯卓然奮興斯慶之衍儒業相傳自其父
兄公克振之以大厥聲遭遇之隆千載不偶事業文
章世豈多有冥冥造物胡不假年乘除之數率由自
然曠典是承貴于鄉土生榮死哀昭示終古

少詹事劉公神道碑銘 鉉

李文達公賢

聖朝承平相繼將百年于茲而博雅老成之士歌詠贊
襄於其間以貴飭一代之盛者屢見於世若詹事府
少詹事姑蘇劉公其一人焉而今已矣公子瀚持史

林備撰矣初置經筵官公居首選數賜白金文綺寶
錙禮遇甚隆辛未夏不雨特遣祀濟瀆壬申春缺祭
酒衆難其人大學士高穀曰學行老成無如劉某者
遂抗章薦之命下以公爲國子祭酒士類懽然有得
人之賀公曰士子若室女當保愛之於是定程課示
教條旦暮講解如恐弗及有託權貴以求倖得者斥

弗聽六館之士帖然明年養母陳氏卒朝廷欲奪其情公力求終制服除仍拜祭酒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念宮端必求宿德之儒在朝無踰公者遂陞少詹事日侍講讀輔導惟謹忽一日不至云已館矣朝紳莫不盡然

上聞訃哀悼曰安得學行醇篤如斯人者遣禮部

李紹諭祭于其家公生洪武甲戌八月二十日卒天順戊寅十月六日享年六十有五公性介特絕軟媚之態立身以不欺為主未嘗疾言遽色尚儉約已貴而猶儼居隘陋裕如也祿賜之餘必分惠宗族故舊

之貧者恒館粟之僚友卒而乏者為具後事復教其孤有至顯官者有病吏公憐而舍之染其疾及家人或請遣之公弗聽已而皆愈鄉人有繫逮不能明者公為白其寃其人庶之懷金以謝公曰吾直爾公也豈為私邪遂感泣而退其善行如此類者甚多立朝無情容不以寒暑久速而少變亦其志之堅定也楊文貞文定兩公皆重其為人每稱道之家訓素嚴仲子瀚以進士使南方戒之曰見利毋苟得也聞其衣篋以行比還仍問之知故乃喜曰無玷吾門矣平生純嗜文籍博極羣書素不耽精為文辭徐廣進務道

至理詩古淡香客自有條味不徒實乘子無決意
相雄長公獨用心於內運然沉沈不與較有假卷
稿若干卷藏于家配陸氏封孺人子男四長澄次瀚
天順丁丑進士次澣次泳孫男女十八卜以明年
月 日葬其縣武丘鄉之原從先兆也銘曰時維雍
熙氣乃淳固豪傑之才咸出任路姑蘇之墟文物之
鄉卓犖之士後先相望猗嗟劉公聞道甚早成童為
師詭其長老六書之精應

帝之徵受薦於京文為世程乃入秘書染翰滋久國史
屢脩皇錫多有乃訓吉士乃典文衡懇切公正位升
譽膺公為司成幸與士類其教且身展也無愧公為
唐事入佐元良其輔以道燁兮有光茲也全歸惟
帝之恤勒銘高原永示無斁

太常少卿文介劉公墓碑銘 李文達公賢

士之所存文與行而已惜乎今之世能具是二者鮮
焉若劉文介公其殆庶幾乎公諱儼字宣化別號時
雨上世自金陵徙江西奉新復徙吉水以儒術起家
為望族五世祖天華以書經授家塾宋咸淳進士第
新陳繼之於楚劉氏繼學或傳于時曰益厚曰維德
曰承寧公之高曾祖也皆能以先業相承考原性疏

進士第... 爲人端本自初不凡... 從族之先達時年十六七爲文必主理... 耻爲口耳之學務探底裏嘗曰讀書豈但皮毛而已... 年二十四遂領鄉薦春闈中乙榜不就而還潛心林... 下二十六年正統壬戌乃得雋春闈庭對有鯁直忠... 愛之詞遂擢進士及第第一授翰林脩階儒林郎... 位既顯學益進遂以古文名天下八年與脩五倫書... 獲賞賚十一年充經筵講官賜勅命景泰初進侍講... 階承直郎三年遷右春坊大學士兼舊職階奉議大... 夫四年與脩君鑑書有白金文綺之賚五年選進士... 十八人爲庶吉士與狀元孫賢等屬公教之六年賜... 誥命是年脩寰宇通志爲副總裁繼續宋元通鑑綱... 目公復領之七年志書成進太常少卿兼侍讀階中... 奉大夫錫賚益厚尋主考京闈有公卿之子欲僥倖... 科名者公持公道落之遂誣公重罪賴學士高穀救... 之獲免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獎用忠良以公署翰林院事將有寵任之漸... 而一疾不起公天性孝友初二親垂白在堂伯兄早

亡仲尼優游文翰間惟公綜理家務雖公務多故而
二親安公之養及遭親喪立見變形凡附身附棺之
事無所不用其極居閑教子弟務底成材有姪曰敷
官阜城而死公哭之歸櫬于鄉族人數千指稱公無
問言凡窘者葬其喪貧者成其配寡弱者扶之得所
及上春官鄉人有貸者悉焚其券嘗慕范文正之為
人立義倉於先祠之左貯粟以周其乏且自為記以
見志在朝言論侃侃所交必正人回邪者必拆之不
少借用是直聲大振訃聞

上悼惜不已特贈禮部左侍郎謚文介勅工部營葬事
復遣官諭祭其家嗚呼若公者斯可謂之士矣公生
洪武甲戌正月十三日卒天順改元九月十二日享
年六十有四配淑人王氏故翰林編脩覺非之女子
男三長節次即次救孫男二銘曰黃茅白葦天下紛
紛孤松挺秀拔然不羣毅此劉公得氣之正浩然流
行莫之敢競繁氣所發有行有文名魁天下義動王
人翰苑春坊太常之署較藝編摩綽有餘裕位不滿
德士論惜之才不盡用我

皇恤之特進崇階載加美謚光振廬陵蓋彼千駟公行
公文賦兮不磨詔爾後世銘勒山阿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九
御史館出次本不畫用卷

人海英傑以次第之異神機妙術不備錄以之錄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九

吏部尚書忠肅王公言行錄

楊尚寶廉

毛翔字九皋直隸鹽山人進士歷仕永樂成化間官
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年八十四謚忠肅

公授大理寺正左遷行人宣德丙午廬陵楊文貞公

薦陞監察御史乙卯陞右僉都御史正統丙辰奉勅

鎮守江西植良善抑奸貪風采凜然官民畏愛

提督遼東軍務總兵以下庭謁公詰所以失機之由

命左右曳出斬之再三哀請得釋於是三軍股栗莫

敢不用命至廣寧不逾月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

高墻垣深濬塹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堠環連
壁貫千里相望簡簡行伍老弱者更之貧窮者賑給
之餼寡者婚配之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詞訟無問
輕重量情以布穀粟贖罪雖人命亦以物抵償公在
邊十數年間措置積銀萬餘兩糴數萬石馬千餘匹
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於戰所舉總兵
參將如施聚焦禮輩皆自衆中拔起為夷狄所憚

景泰壬申總督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公
慮重素重營夷聞公至大惧公略去兵威一意推誠
無請參將范信有才畧因事革職公奏復其官信

以能將名奏西遷吏部尚書屬考察公銓注抑倖進
杜請託李文達公以事黜補外任欲用公公力辭薦
所知

上問李賢何如人公頓首曰賢與臣處久終始如此本
人也遂復賢于閣大見親信公之力也

上每用人必詢於公公亦以用賢報國為己任嘗言北
方人老實可用是北方進用多公推轂然未嘗使其
人知為己功姚夔撰行狀

辛未曹欽反夜執李文達于東長安砍傷其首血流
滿面奔公卧所求救賊併執公公曰爾是何貴汝汝

乃反耶救他人年終我賦素長服公曰謝曰豈敢哉
長者耶遂上馬去李乃得釋並行狀

公出而撫治于名方岳窮邊塞南若江右廣海摧沮
豪俠寧帖蚤獠西若關陝羗戎服其令東若遼碣夷
酋攝其義惟夷與羗嘗附和北虜獯狁滔天猾夏而
公所屹若鉅防可遏懷襄之勢蓋

皇朝用公跡踐三陟而譽達四遠於是召正銓衡閱景
泰天順成化紀年屢更而公任遇無改然而柄雖重
門無私謁祿雖厚家無溢積可謂玉潔不污金真不
燬者焉劉定之撰送致仕序

公為人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禮守法法
一毫不苟且事無鉅細一經涉歷終身不忘有所當
行寢食不遑坐以待旦第宅三十餘年不改於舊公
餘退宿朝房非朔望時令謁先祠未嘗歸家門無私
謁苞苴不敢近權勢囑託婉而拒之故人畏而不怨
累遭變故無他虞公於恩讐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
報恩讐之地耶李文達曰臯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
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又曰王公凡
處事則無滲漏行狀

國初孔廟城隍皆木主今華太學亦皆以塑像為常

不知其自何時始也豈亦流俗傳葉莽而然乎頗聞
廣州城隍舊設設木主景泰中太子太保左都御史
今冢宰王公易塑像云水東日記

惟忠肅公松栢之姿鐵冠岳岳都憲攸宜三撫外服
亦理戎機晚登太宰乃位官師淡然無欲不識羌姬
而况苞苴莫我敢施古三不惑於公見之彭韶撰贊

少保李文達公言行錄賢

同前

李賢字原德河南鄧州人進士歷仕宣德成化間官
至少保卒年五十九贈太師謚文達

公美姿貌年十八始入學讀書登進士第使山西見

河津薛瑄講論淵源心悅之益學不厭始為驗封主
事轉文選郎中公餘閉戶讀書五經要義多所自得
景泰即位公進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
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
心陳敬宗見之以為至論

石亨薦江西處士吳與弼

上問曰何如人公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
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

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盛事

上乃命行人齎勅幣聘之

上厭左右招權納賂與公言及之公謂人君之權不可下移能自撓取則彼之勢自消

上曰然無此相礙何事不順吾五更二點起拜

祖宗畢視朝循此定規定則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或有政事訪問大臣商確復省決章奏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亦不可送與閣下看奸邪不忠如此公曰自古聖君脩德勤政莫不皆然願

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為堯舜之君矣

上一日又曰內官蔣冕雖曾效勞其實讒亂小人朕初復位即於

太后前言曰皇后無子亦當換朕即斥之及立東宮日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皇貴妃乃止以此遠絕之公曰說說珍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絕之最是禮部請東宮出閣讀書

上召公謂曰先讀何書對曰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朕昔讀禹貢盤庚周誥甚費力寫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時任意寫去以此寫得不佳公曰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可先講讀字亦不必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為善

上召公問政治得失公因極言錦衣官校差出提

抄罪

如虎狼貪財無厭有司不勝其憂左右貴

近譖公多妄言

上遂疎公復密察之皆得其實尤有甚於公所言者遂召其指揮戒之而待公如初或謂招怨公曰若除此弊怨亦不辭先是吏部舉布政賈銓可大用上命公觀之以貌不稱名對乃以為副都御史

天順四年會試舉子不中者奏考官校文顛倒宜正其罪

上見其所言疑而未定召賢問曰此舉子奏考官弊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此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

上意方回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驗其學多不能者與息且奏其狂妄遂枷于部前以示衆羣議方息五年四月

官軍一季俸闕銀十四餘萬兩賢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官軍有增無減如人只生無死無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求存其子孫一再犯法即除其國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不可不深慮也

下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並天順日錄

吉祥之姪曹欽為變公被傷不出加太子少保時微有動搖國本之意得公力止

今上即位歷陞少保華蓋殿學士尚書如故成化丙戌遭父喪乞終制不許公為人孝友忠信謙恭嚴密位號崇尚正學能容善類得時行志自三楊後莫能及之

河岳之英鍾為哲人體貌明粹踐履真淳潛心六籍濯舊來新不二以止乃翕而信受知

六星忠信日親密勿惟慳人望如神太平宰輔定策元

勲彭翁撰贊

德足以附衆量足以容物學問則師古而通今儀度則淵止而山屹早貳秩於銓衡遽起居於密勿聳百僚之具瞻偉衣而赤散預斷國是十有餘祀而寵恩孰得而比肩位列三孤祿享萬鍾而富貴獨得以兩全蒼生素望乎霖雨賢才多賴乎推遷履險如夷卒免老顛蓋惟小人之間不行而君子之論具在雖不末年抑亦莫害也江文集

刑部侍郎林公言行錄

同前

林鶴字一鶴號泮太平人進士歷仕景泰成化間官

公登辛未進士第明年拜監察御史丁丑擢鎮江知府壬午當道者以鎮江事簡而公才長於治劇請以蘇州知府姚堂兩易其地詔如其請公在蘇州僅一年起拜江西按察使又三年郎遷右布政使尋轉左庚寅拜南京刑部右侍郎丁憂服除召為刑部右侍郎公治終歷六官再守大郡二刑曾於兩京出入中外卒稱官守其為御史時適朝廷方重臺諫一時言事之臣摺摭或過其實公獨持大體略細故有所不言言必當其實時舉以總三法司奏按士論翕然推

重嘗監京府試大臣子有不預薦者意考試官黜落之以沽強直名誣其取十不公邑人林挺適入試在中列疑公有私逮挺者考訊特中公以法及調所試考卷如格事遂得白

英宗復辟凡前日言事臣過許者卒左遷其官特召大臣擢其得大體者知大郡公得鎮江陞辭召見諭以擢用之意賜食太官兼給鈔為道里費公至郡舉偏補弊凡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興舉之未嘗一言暴前人非惟曰必如是乃是及調蘇俗喜誇詐好興作公一切鎮之以靜有所建革必詳審至再然後施行蘇

人以公有雅望責旦夕效於是頗有後言久而見公
所處置事一一各有深意然後帖然大服鎮江漕河
經孟漬頗險言者請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
舟陽以避之巡撫都憲主其議公以迂遠而多石且
壞民廬墓多言於大臣請按京口牒甘露壩故迹因
而浚之以通舟楫春夏以牒秋冬以壩則道里近而
功力省從其言果便至今人過者必指曰此林太守
之功也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
以脩飾公奮然曰塑像非古我

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當

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
為疑公曰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
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古人席地而坐政不如
此也聞者莫不悚服廉憲江西一時僚貳分巡各道
者人異其見徃徃用已意出入於法公一正之以律
多所平反廣信民妾傳天神夏尚書等遠近驚疑公
榜諭之且戮其魁者惟遂息又嘗以歲飢奏減恒賦
十五萬石禁雜產買民家女為娼遏嶺南洞寇不使
入境江西士大夫至今稱良方面者必歸公焉在刑
部三年罪無大小必加研審其或未當從容請于大

司寇務得與情合於法而後已故獄經公者咸稱無
究云 五清撰墓誌

公事事之職輒危坐閱書史臨古帖作楷書夜分乃
止五鼓輒起卒以為常聞人有異書必求之既得手
自校讐有未安者訪善本是正奉身儉薄甚簡言語
嗜好待下過嚴而於交遊不苟合事母程淑人尤極
其孝敬母性嚴終日侍立未嘗少假以辭色有所不
愜意則跪請移時雖中夜不敢離左右家事大小一
以咨決焉嗚呼若公者豈古所謂篤行君子者歟墓
初林公之在刑部年未五十地望已駸駸出諸公右

人方冀其大用而遽止於是其歿也予與黃公實治
其喪圖籍之外囊橐蕭然今其子薇雖以恩補國子
生而生業僅僅噫官至三品而家無百金之積產無
一畝之增古所謂居官無蓄者公真其
人矣 謝鐸題神道碑後

吏部尚書文靖魏公墓志銘 續 葉文莊公盛

成化七年八月戊辰

上御奉天門輔禮部臣曰魏驥壽及百齡兼有德望朕
深嘉悅其教遺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
膳之初未嘗公先以是年九月薨于里第有司已

得請如例祭墓既而其家以公遺言上臣驥死無憾
愧無以報朝廷恩恤之典乞辭免

上若曰老臣清儉固爾死尚然邪不可不以成其志其
諾之哉於乎茲兩事前所未有也夫君臣之間仁之
至義之盡雖古昔盛時聖賢相遭曾不是過蓋曠千
百年而一日焉孰謂世道可誣哉公子完以公門人
禮部尚書鄒君幹所為狀請銘盛嘗辱知愛於公不
敢終辭按狀公魏氏諱驥字仲房紹興蕭山人也永
樂四年會試乙榜為松江府學訓導遷太常寺博士
甲辰從征國有大事公悉與聞遷吏部考功員外郎

陞太常少卿尋為行在吏部左侍郎以老辭調禮部
又辭特改南京吏部示優待焉九載入見乞致仕下
允陞尚書景泰庚午巳四乞骸始得歸時年七十有
七自承事郎累轉至資善大夫天順甲申紹下進階
榮祿大夫嘗纂脩永樂大典聘考江西鄉試者二同
考會試者三奉勅巡視畿甸持節慶代府冊封郊廟
耕籍諸禮典無不預公為人以端重祗慎簡默廉動
為本頗好別白君子小人嘗曰孟氏不云乎無是非
之心非人也學者可忽哉品量之下人信服之同列
有後進公事越職公面折之即止雖怨誹不恤也美

少舉於鄉聞父病不俟檄棘而回耄年事其兄教讀先生騏愈益恭謹在學校嚴師道與諸生冠衣相對不問寒暑蒞官所至崇正抑邪務大體山川壇獲雙白兔圻內升瑞麥皆却弗奏漁陽復漢備吏祠復立洪武望祭北鎮碑昌平正狄梁公祠在吏部有進士未終制來欲為考功者同官可之公曰選法不可擅又可上欺邪已已之變公在南都寢食靡遑率諸司條陳討胡安民之策多見施行法司因旱恤刑有王剛惡逆訴寃或以其年少欲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正此謂也獄遂決翌日而雨又戍卒四人

牧馬三人互毆一人死之有司却拷訊三人內一人當之公曰罪一人則情可矜罪三人則律不合宜上請卒得旨三人各杖百改戍邊他多類此里居二十年無事不踰戶閩而遠邇敬禮候問者相屬於道公遇鄉人言孝友忠信遇有官者言勤謹和緩布袍糲食不別治生其清脩苦節人或難之不忘憂國與民語及輒蹙頰以為常其鄉故多水患有揚龜山湖隄遺跡辟堰塘瀝倡率脩築一方迄今賴之求文者不絕苟可與言不為厭勸為章之富山刊板刻幾徧天下有南齊集若干卷松江志水利切要理學正義等

傳于世先公堯句餘一夕大星隕其隣王文政庭中
公忽就枕口占云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
行既堯而復語意不亂情然而遊訃聞議典不議其
不嗟悻松人士相率走吊于門制服哭奠哀感尤深
云公之先居河南五世祖宋江淮制置司制幹文昌
始家臨安常德路判官有聲元臨平務副使應其高
曾也祖毅廣東鹽課提舉父希哲上高知縣以兄伯
雅無嗣命公為後公既貴毅伯雅皆累贈正議大夫
資治尹南京吏部左侍郎妣皆淑人公配戴氏累封
淑人側室丘氏子男四 完鴻臚序班女五孫男

十人曾孫二人完以 年 月 日墓公齊家塢之
樂丘盛又聞公家管葬之使既至丘氏趣其子行曰
若忘而父之言乎由是完匍匐詣闕得中輟之命又
以知公之德之盛平日所以刑於家者如何也嘗觀
夫七八十年來名臣舊德所謂三楊二王蹇夏師黃
胡于諸公其於公或為舉將或延子師或相益友皆
禮重無間以至門生故吏如陳少保循蕭官師鐵李
文達賢翰林楊君珙尹君鳳岐周君叙劉文安定之
祭酒陳君詢自餘方州學職多不勝數然滄謝畧盡
知德者寡矣後生晚出景慕公者如監察御史梁昉

知縣李華華不少也公未暮事李華復以公行應謚
法言特賜謚曰文靖於乎公孝友行於家信義重於
鄉居官為良吏典教為明師為六朝名卿為一代達
學生軫

帝思沒厯國謚銘其宜哉銘曰于嗟乎公公官八座人
不以為過于嗟乎公公壽百齡或猶以為斯人之下
久生于嗟乎公厥聲隆隆厥位崇崇寔繁其眾孰如
文靖公公也何為一德初終于嗟乎公永世清風

廣西按察僉事鄭先生墓碑銘觀 王文肅公撰

先生姓鄭氏諱觀字允巽初字尚賓常州武進人曾

祖諱祖諱通甫考諱銘以公貴贈文林郎江西道
監察御史妣戴氏贈孺人三子先生其季也天賦敏
穎甫能言見母將食河魴魚遽止之曰兒聞此魚有
毒能殺人家人驚異知其不凡既而考妣相繼歿伯
兄允孚長育之延師教之弱以兄命居蕭田別業治
隰田數百畝躬率僮僕播種斂穫區別疆里井然有
緒雖甚勤苦而學無怠廢時郡著姓嚴斯道死有遺
孤女其妻孫氏年節表得婿能終養者聞先生賢遂
請諸其兄而館焉先生日具甘旨事孫如母暇則親
賢取友以相勸勵信國湯公之孫仲光延居家塾訓

迪其子遠近聞而至者先後數百人至席不能容先生皆隨其才質造就之永樂辛丑縣簿鄭濂將薦于朝懇辭弗就洪熙改元朝廷遣進士齋勅訪文儒于常蘇松三郡郡守熊侯觀以先生應詔同舉十一人試天曹以先生為首會

仁廟上賓不果用太傅安遠侯柳公昇遂請于朝以為子師柳公歿子溥嗣先生上疏辭歸特旨授訓導仍館其家蓋列侯之第有訓導者自先生始無何禮部尚書胡公薦陞廣東道御史轉江西道自冷局陟顯官如先生者亦前此不多見也先生於是盡舉平日

所存以措諸行事凡分所當為為之一無顧忌初巡天財庫繼巡畿甸兩奉璽書整飭西北諸關隘所至威惠並施士卒趨赴恐後事有未便悉更張之還奏稱旨正統庚申巡南北運河兼檢關津所輸舟船稅鈔以均給於遠歲鹽商人稱平壬戌出巡山東首劾藩司之正佐各一人臬司都司之長吏之蠹政者二三人罷黜之郡邑庶僚以貪墨者去又未可指數武弁干紀至以勢撓先生切責之不少貸疑獄積歲未決者悉為割斷蓋一循乎公法而無恤利害魯賢王聞之每宴必舉觴相屬且親書中復堂字以賜乙

丑用太常卿蔣公薦陞廣西按察司僉事分巡蒼梧諸郡其行事無異齊魯徭徭獨撥兩奉命叅贊副總兵田公勦平之朝廷亦兩遣使齎金身龍衣寶鏹為賜時柳侯方開府廣右見先生執弟子禮每事必請先生亦隨問而答咸有規益至於饋送之禮則深拒弗納景泰庚午入朝遂乞休致時年六十有一天順甲申援詔例進階朝列大夫蓋在途者二十年比歸林下又二十年以成化庚寅十二月二十七日卒春秋八十有二卒之前夕猶命諸子具酒飲至丙夜不寐飲罷命其紙筆為鄉先達丁約之作贊口占授冢

子畏曰爾第書之吾不能親書矣黎明命輿至中堂危坐瞑目而逝諸子始扶就寢閱三日始斂容色儼如平時噫茲非所謂俯仰天地間浩然無愧者乎先生為人稟性方剛識量恢宏自處困乏以至貴顯始終一致華美之服珍玩之器皆性所不好也既謝事即別創一室貯粟百斛名存餘倉特以供祀謂常存其餘久之遂以同貧每歲訖無餘輒復繼焉有假貸不責其償人有患難拯援之不待其請親友過從款洽無厭睦宗和族恩義逾篤然於教子孫則一以嚴毅子三人善白侍側不假辭色遇諸卑幼隨事箴戒

爾然栗然無不拱服見之者卒能銷沮其奢豪蕩泆
之心而即之者薰炙其溫厚和平之氣嗚呼老成邁
矣典刑猶存晚生後進豈不獨有聞風而興起者乎
先生祖塋故在郭北三里許塋側有田繞數十畝始
自壯歲經理開拓積五十稔至歲二頃營構廬舍移
家居之蓋舍在墓右居之左為祠堂三間其西北隅
墓從姑洎外母孫亦構堂三間扁曰雙節堂右有燕
毛亭願壽堂務本堂大抵皆從朴素俾子孫可以世
守故既植碑刻賜勅其上復為規戒如世所謂遺言
者勒之碑陰使顧諟焉周匝墓廬環植果木竹樹動

以爲計嘗嘗殿日曳杖逍遙其間因自嘆曰此基
身皆先世所有而失之者於吾中葉僅能興復因取
易復之六二爻以爲訓
復先生云先生遺稿在六二爻於史爲詩文冲澹
簡妙不事刻琢所著在中復存稿休耕間話至於篆
楷書法亦臻其妙配嚴氏妾孫氏王氏五男畏戒謹
嚴出默孫出存王出二女孫四男綸經維緯三女初
先生之歸也畏方舉賢良為建寧府經歷謹中鄉薦
任贛州府通判獨戒侍左右未幾畏亦謝事歸比先
生歿而謹亦致仕鄉人榮之畏敦尚古道行已接物

動必以禮人謂其紳有父風先生既卒之明年十二月日其諸子奉柩墓所居杜巷村先塋之次今年十月年矣建寧頃持其從弟知灤州鼎所述狀來屬銘吾兩家居同里聞先君子長公一紀嘗同仕於朝同歸老於家而予亦從其諸子遊篤世契故不辭其請而序以銘之銘曰世降俗偷士鮮聞道與時推移出處異操維公卓然古訓是師德義孔時窮養達施任有偉

帝有寵賚歸不待年惟義所在杜巷之園林木茂繁相羊扶攜亦著子孫亦有世祿以供滄漣壽考令終俯仰無愧封域隱隱其安其藏盟誓耿耿有碑其旁咨爾後人毋食是訓嗚呼先生無窮之聞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十
前監察御史練公墓志銘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十

前監察御史練公墓志銘
練綱

公諱綱字從道姓練氏蘇之長洲人高祖貞元浙江
行樞密院都事曾祖文遠海道萬戶府總管祖則成
洪武初由春坊司直陞河南道御史以直言授旌賞
考昔時監察御史母王內妻靖公汝玉之女贈孺人
公在童穉時已有鉅人志長而嗜學通春秋宣德乙
卯領鄉薦其名在第二會試入官監歷事都察院正
統乙巳

英廟親征北虜未還

景帝監國尋即大位時京師擾攘人心洶洶廷臣雖職
居臺諫亦莫敢昌言國是公據古証今上中興要務
八條一曰謹天變二曰急先務三曰正軍法四曰布
恩澤五曰廣言路六曰屏奸邪七曰公薦舉八曰察
羣吏其大要謂中興創業無異因敗為成轉禍為
福惟在君心一轉移之間冬十月虜寇進逼京城公
復上勤王急務謂虜勢猖獗非直要求金帛而已未
必不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然我國家與圖之廣
倉廩之實甲兵之利固非宋比然求其人种師道李
綱輩亦未多見乞遴選武臣授以方畧俟其深入乃
奮擊之及勅遣將勦其內向遮其歸路設有倡為和
議緩於武備且請南遷以圖偷安者即為姦臣宜急
加誅以為衆戒疏入

上感悟命施行之且奇其才可任風紀即日授公浙江
道監察御史明年景泰廢元上時政五事皆一時安
攘之計辛未奉璽書巡視兩淮鹽課權貴為之歛戢
壬申還朝賜宴光祿寺以示優異尋以邊境未寧虜
情莫測上軍國大計八條皆見嘉納時吏部缺尚書
上命舉可稱任者公率同官言左都御史王翱嚴公峭
直右副都御史年富孫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持正

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進退玉直
上於是召王翔為吏部尚書以年富為戶部尚書璿亦
相繼大拜三載賜勅命有式克振廟本奉厥官之褒
先是京師有警兵多離次遣使四方召募丁壯聚之
勇敢營歲久進逃者衆大臣請治其罪編之尺籍公
上言召募之初既諭以大義復許以事定遣歸故健
夫勇卒雲集京師爭先自效既而淹留日久恩寵未
及饑寒迫身勢必逃避且

皇上嘗體天地好生之仁於犯大辟者尚原其死俾隸
尺籍何至使應募無辜之民與之為五刑賞失中莫
此為甚方今水旱相仍流亡接踵萬一事例太重搜
求太急致生事端為患非小燕之邊務尚殷急於用
武他日復有召募誰其肯從

上是其言悉詔不問義勇得復於民者數千人甲戌巡
按福建時官臺山民聚為盜渠魁未獲而逮繫脇從
公至釋之起師勦捕且追咎其典守者於是與衆相
忤按察使楊珏乃誣按公于朝當道亦多忌公遂左
遷陝西邠州判官再徙甘州前衛經歷部符未下而
公已丁外艱歸吳自是絕意功名葺舊業于尹山
之陽為終焉計建思菴于先塋之側塑先賢范文正

公文信公像于中語人曰初吾自分得用於時當學
范公否則為文公死爾今兩失之奉其遺像以見吾
志識者憫焉公賦性剛毅不肯屈下好善之心雖切
而嫉惡太甚事有不可雖達官貴人亦面折之不為
少容以故立朝未久一斥不復亦其勢然哉春秋七
十有六以成化丁酉三月廿三日卒配徐氏封孺人
子男四莊莘華莖孫男七元輔元佐元亮元齡元睦
元桂元弼公初塋徐孺人于吳縣鳳凰山先塋亦自
預為詩藏至是莊等奉柩以戊戌三月二十二日窆
焉先期奉河南陽武訓導陳頌狀來請銘予與公同

朝最故故序而銘之其辭曰練在成周官有世功暨
■後人代濟顯融不隕益封延畀於公惟公才雄武
克自奮憂國奉公謹言危論爰求其中有源有本局
不究施卒於困頓鸞鳳伏窠鷓鴣翔翔從古已然於
今奚傷公道在人厥聲惟懿太史作銘垂千百世

春菴彭先生傳

葉文莊公

先生彭氏名勗字祖期別號春菴宋御史中丞思永
十二世孫也系出唐安定王後吉州刺史玠始居廬
陵山口六世祖司農少卿少英從文天祥起兵勤王
始遷今永豐故今為永豐人曾祖貴德以書經試不

偶乃業醫濟人家有種德堂蓋期待其子孫所以識也祖景忠父叔敏先生生有異質七歲日記數百言嘗從鄉父老入佛寺獨不拜寺僧強之不從反叱之曰彼佛裸跣不衣冠我何拜為人大奇之父聞私語之曰爾能力學以繼前聞人乎即應聲曰吾能之於是遣從里儒曾以南游大通四書理經之旨年廿六登永樂乙未進士第念親老乞教職就養得南雄府教授在官凡得一美衣食必先奉親諸生化服其為教以經書熟讀講解為先作文次之每選諸生之尤者聚一室同飲食躬為訓導至終其任不替造就甚

多雲南鄉試聘為考官驛舟抵廣南界有稱臨安府生求見贊以黃金先生笑却之三日復尾其後因怒叱左右擒其人不得既至方鎮諸公禮待甚厚凡場屋事一惟先生言是聽乃知縣國公晟都帥昂二公以考官多私是科則各使人偵之獨先生嚴不可犯故爾九載赴吏部以惠闕仍除建寧教授績效如南雄有許宗道者以醫書為權要所愛國中傷官民人誦事之按察副使王增則卷來計奏道中許一女孫飲人家而寘輜於生負游寺門寺僧怒歐其輜夫許銜之即以游氏父子寘死入獄且以其居近童五郎

祠為証增入其言違實事父教七人重罪俱就其平民因神而下獄者四百餘家且以增書徵先生志先生直其誣并說先生不得見一日官吏聚拊增言茲事不枉人畏其威皆曰然先生獨立而言游氏非巫者五郎非邪神初捐地築城人也事載郡志大人勿信說衆駭愕而退少選召送志書入乃大愧悔盡釋

是不憚出入之勞雖荒崖絕島必親歷以伸寃宣澤為已任屢抗攘外安內之疏直言不隱如是者又四年以老疾自陳不許巡撫者再為之奏始得歸時景泰癸酉年僅六十四先生正學直道確然自守壯老一致不為流俗所惑南雄學後舊有小祠肖一女子中坐每稱之云靈甚學官弟子恒設祭先生初至家人詹暴卒有為之私禱遂安明日先生令積薪祠前躬寘火焚之後屢見光恠有勸復之者拒不納惟亦尋息嘗奏言釋氏云凡人平生所為之惡皆可脩齋懺脫道經有云不忠君王不孝父母姦私邪淫之罪

亦可謂經而即滅夫人之為惡明不天討幽有鬼神
而曰齋醮可滅豈理也哉且脩齋起於梁武設醮起
於林靈素固非盛世可傳之典誠世之大害宜漸除
之及毀去天下不係叢林寺院停給僧人度牒勒令
年少僧尼還俗禁止勸立菴寺脩齋設醮庶治道可
復所至拳拳以名教為事若建寧胡文定蔡九峯真
西山輩初尊賢堂秩祀之官如漢五更桓榮大司農
朱邑吳將周瑜宋范文正公胡安定歐陽公朱文公
另定夫元高郵守李齊等墳祠皆為脩建又嘗言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非孔子刪述六經垂憲萬世

則其道無傳所謂集羣聖之大成也濂洛關閩之學
非朱子註釋六經而裒集諸子之言則其學不明所
謂集羣賢之大成也今朝廷於孔子至矣而朱子建
寧舊宅有祠無祭子孫身服徭役誠非所宜乞定議
褒崇幸甚疏入公議是之近年增入從祀者多大賢
之後累加恩典先生有以導之矣所著有詩文若干
卷山東郡邑通志勝覽等集藏于濟南書傳通釋傳
學者又嘗集朱夫子以下讀書規範名曰讀書要法
若干卷門人葉盛曰先生剛方正直道大而才高觀
其在學校在執法在考功皆有成績而獨不為時宰

所容大都可知已使當時處先生而得其宜則所以
發揚經訓丕變斯文不猶有可望者乎昔張子厚浙
東按獄明道先生特疏懇留彭先生則既肩不閑吏
牘之詆矣乃猶以一察官之亞僕僕走塵埃中迫老
且休不聞有明道者出一言留之先生亦不遇也哉
先生亦不遇也哉

康齋先生行狀與弼

訓填婁諒

先生姓吳氏始祖諱兢汴州人唐睿宗時累遷諫議
大夫七世孫諱宣娶蜀主孟昶女徙居撫州子孫因
家臨川之種湖高祖諱景南號南窓工詩吳文正公

序其集曾祖諱審號楚江博學詞藻清曠祖諱涇號
逸愚徙居崇仁之蓮塘父諱溥字德潤號古厓國子
司業剛介自守所為詩文有古厓集母裴氏先生以
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生逸愚夢祖墓一藤
盤旋而上問墓傍一老人此為何藤荅曰攀轅藤翌
日先生生因名夢祥長諱與弼字子傳號康齋繼母
鄭氏先生資稟英異八九歲時已負氣岸讀書鄉校
嶷然有立侍親京師習舉子業科第可期矣永樂己
丑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錄道統之傳心慨慕焉及
觀明道一嘗有獵心乃知聖賢之必可學遂專舉業

謝絕人事獨處小樓日玩四書精經海內無收飲
身心沉潛義理視世之所尚舉不足為其志直欲造
乎聖賢之域其詩曰九仞始一筭千里方跬步又曰
誠當通鬼神志當貫金石蓋不下樓者二年辛卯冬
以用工過苦致疾遂還鄉遭風幾覆衆皆驚怖失措
先生獨正襟危坐舟定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居
鄉動必以禮或謂其迂或哂其僻先生介持凜然不
少變於俗蓋其涵養體認功深而力定已如此每省
親太學粗衣弊屨人莫識其為司成之子里間之人
多橫逆弗與校益厚其德久從其化中歲家益貧衣
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稼穡手足胼胝非其義一介
不以取諸人好學之篤不知晝夜寒暑雖在途或夜
分或枕上亦默誦精思無一雜念敬義夾持明誠兩
進自強不息日新程課毀譽欣戚不一動其心古之
聖賢嘗形諸夢寐昨非今是日改月化門人胡九韶
嘆曰先生可謂日進無疆者矣先生剛毅疾惡慕明
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復
圭角之露然當風頽俗靡之中壁立萬仞非剛毅不
能也深慨嗜利者多師道不立四方來學者却其束
脩雖饑寒切身有所不顧嘗語學者曰吾平生得患

難進了學九韶曰惟先生遇患難能進學在他人則
惰志矣嗚呼天所以困窮拂鬱其身蓋欲堅志熟仁
而勝大任也及其工夫貫徹不怨天不尤人動靜語
默之間莫非鳶飛魚躍之妙其事親則致其孝親心
或有不順負罪引慝終亦底豫勿失所恃事繼母如
所生待異母諸弟友愛兼篤夫婦之間未嘗有惰容
接朋友以誠敬講論義理每忘寢食待親賓隨其所
過不強其所無間有寒士欲就學者克己為義而館
穀之惟恐人不入於善歲凶餓尊相枕勸諭富民發
廩賑濟全活者甚衆里有灌蔭溝池久涸為田不鄉

人開墾脩築之人有所賴倡明正學遠近尊信皆知
崇禮義斥異端惟恐不遵其教為耻先生於世味淡
然年十九嘗從楊洗馬學見先生器識超卓未嘗以
弟子禮相待情義極厚洗馬位居保傅屢寄聲於先
生竟無一字相達先生道益高譽益廣天下仰之縉
紳尚德之士累上章褒薦俱引疾弗起天順元年十
月忠國公石亨上疏論先生學行之高士類為之矜
式朝廷宜禮聘至京崇以祿位俾展嘉猷

英宗皇帝允其言遂遣行人曹隆賚詔禮幣起先生
于家十二月行人奉詔至小坡二年三月上道五月

壬寅至京欽授左春坊左諭德先生上疏辭職
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尋遣使賜紗羅羊酒柴米續
奉

聖旨朝廷久聞高誼特用徵聘今惠然遠來朕甚嘉悅
然幣以將誠官以命德禮非過也不允所辭士交咸
勸先生就職先生曰淺陋之學衰病之軀豈堪任使
苟就職便須屹然風采動于朝端方不負

天書期待之重豈敢為竊祿之官甲辰再疏辭職奉
聖旨固知本心不干仕進亦不煩以冗務特處以宮僚
之職不必再辭戊申學士李賢請旨召先生入內閣

講中齋己酉三疏懇辭奉

聖旨固辭雖得難進之義揆之中道無乃過乎欲觀秘
書可勉就職丙辰先生令子璲赴吏部告疾部以疾

隱

上知先生終不可以強留畧有允辭之意七月庚寅四
疏終辭奉

聖旨既年老有疾不能供職准辭丙申進封事十策一

曰崇聖志二曰廣聖學三曰隆聖德四曰子庶民五

曰謹命令六曰敦教化七曰清百僚八曰齊庶政九

曰廣言路十曰君相一體同心己未召入文華殿

上卷注無已丁寧奉命書者莫以錄幣給以月廩後遣
行人王惟善送歸仍賜詔褒嘉以示拳拳之意先生
既辭

上令內臣傳旨勅行人惟善曰天氣近寒吳興弼年老
一路好生看顧莫教池費力

上之眷遇亦云至矣先生拳拳愛君之誠豈不欲行其
所學以繼二帝三王之治顧乃懇辭者蓋有不得已
焉耳已卯九月遣門生車泰進謝表辛巳冬先生適
楚拜舊師楊少傅之墓壬午春適閩拜朱子考亭以
申平生慨慕之懷已丑十月十七日卯時以疾卒年

享七十有九先生問氣所鍾挺然獨立無所傳聞道
甚早其為學也尊德性以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以
盡乎道體之細反躬實踐隱顯一致其成德也人欲
靜而氣宇和大本立而達道行知足以周萬物道足
以濟天下其心歉然未嘗自以為足也先生風格高
邁議論英發善啓迪人聽其言者莫不踴躍思奮恒
舉程子之言勵學者曰言人當以聖為志言學當以
道為志言進脩不可躐等必先從事於小學以立其
基然後進乎大學以極夫體用之全讀論則以博文
約禮為要孟子則以求放心克四端為本中庸則謹

乎存養省察之功以致中和之極明太極以知性之
原究西銘以識仁之體易宗程朱而鄙後學新奇之
說書則古文雖致朱子之疑或者以為偽書而刪之
先生以為古文雖平易而義理亦精深固不得而去
取也朱子詩解已無餘蘊春秋則本程子而資胡氏
之發明三禮則講而習之以見聖人品節之精嘗嘆
宋末以來箋註之繁率皆支離之說眩目惑心非徒
無益而反有害焉故不輕於著述異端雜說不接於
日俗儒之說一覽而得失瞭然理明義精也程朱之
言不忍釋手心契道合無古今之異也所為文皆積

中裁外之實清明峻潔曲折迂紆讀之使人自然興
起詩則本乎性情原於義理優柔雄渾有盛唐興致
日錄紀日新之功教事得之蘊大小楷得晉體自成
一家而妙於造化天文地志律曆醫卜罔不究其說
若先生可謂全人矣嗚呼紫陽沒後世道統無傳所
尚者文詞訓詁功名利達而已先生奮乎百世之下
覽前迹而啓其任道之機遠續關閩之絕學誠曠古
之豪傑也平生歷患實多務學甚苦竟不獲少試于
時惜哉先生始居石泉宣德戊申居小陂正統庚申
居種湖祖基二載而復居小陂成化八年十月乙酉

堊本邑羅原岡娶五峯陳氏子一人璵女三人長適
豐城胡全次適同邑饒循幼承臨川饒協先生沒有
年矣璵以諒受學門下俾狀先生之行顧諒之淺陋
何足形容萬一特述聞見之梗槩以詒後世云謹狀

貞孝先生私謚議孫

王文肅公撰

儒君子經德不回卓行不忒以正己而率人者必其
能深明理道洞徹事機判是非得失之途嚴內外輕
重之分而聲利不能移形氣不能措故以守則固以
行則篤總萬善而探其本歷萬變而不失其正非如
後世匹夫單人執小諒負偏行以成名而立方者其

所就固淺淺矣而謂其可以輔倫導俗以師表於人
乎哉明故廣東道監察御史致仕廬陵孫先生天賦
真醇學力懇到行義著于州里材名播于都邑始領
江浦教事再陟松江郡學閱二十年履繩蹈墨正模
定範暨登憲臺兼總學政列郡遵化多士向方恤民
生之存臻於饑饉則憂勤之念形於奏疏瞻

聖駕之未返於沙漠則忠憤之心發於聲詩及夫請老
而歸人斯仰止疾亟而終歛襟待盡若先生者可謂
一息尚存終始不離於正者矣然先生性至孝奉二
親務得其歡心在松江時嘗控騎郊迎以樂觀之就

養及御史績成遂銜恩歸省以榮

上褒封母喪未除哀毀不輟父年及耄色養不違郡守
欲薦聞於

上邦人率觀化於下卒之身沒而父以壽考終若先生
者可謂敬而能安安可能也卒為難矣先生沒既五
年而壹惠之典未舉至是門人之在朝者以為知理
之正而守之弗去者本天德之貞循仁之愛而行之
不拂者全人性之孝此先生之善之大而可取以為
謚者也翰林侍讀學士雲間錢溥先生之高弟也既
為文以表其墓謂儻嘗辱先生之教盃中衆議而定

謚焉與今郡守程宗亦嘗親於先生者使併刻石
墓上庶過之者知尊其名而仰之不替不亦可乎愈
曰可遂合而謚之曰貞孝先生云謹議